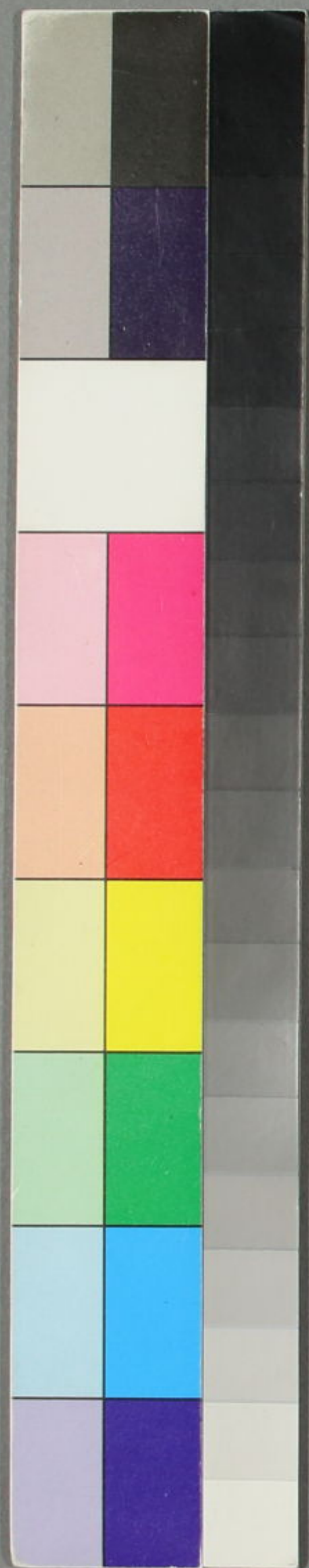


道古堂全集



和6
976
7



和
976
卷 7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五

馮景傳

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唐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
自其年十七八即已學為古文涵濡沉浸而說經之文
尤邃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
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實則發於
文輝光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為高以潔為
貴不簡不潔則易薄弱而多蔓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



項侍郎景襄第是年 詔徵博學鴻儒公卿列其名將
上固辭不就 有司營宮室梁需楠木難之 有請易大成
殿梁者 景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 事寢 名震京師 尚書
物色之 而景旋遁 授經淮安邱洗馬家 十年已卯 商邱
宋公犖填撫三吳 以禮聘 就幕府 情好甚篤 或以重賄
干景 乞一言於宋公 峻却之 獲漢延熹五年西嶽廟碑
拓本 與客漢陽王戩等賦詩紀事 景詩奇警 冠儕 偶太
原閻徵君若璩 精於考覈 景駁其四書釋地中十事 閻
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 後人因雙闕名里 以水經注爲
徵 景謂周禮五鄰爲里 五族爲黨 闕里者闕黨之里也

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 歷引家語新序越絕書史
記魯世家以證之 孟子止於羸閭 引證孝子居喪不言
諸義 景謂曲禮居喪不言樂 謂不言作樂之事 他事可
言也 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 則喪事必言也
雜記言而不語對 而不問問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
對而不言 亦謂不告語他事 并不對他事也 孔子在齊
問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 適齊 當補集注
一句曰 景公自言吾老 蓋年近六十云 景按孔子世家
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晏嬰云 累世不能殫其學 當
年不能究其禮 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 激射老字 虛非

實字殆未可補注孔子爲魯司寇閻謂司寇魯官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景謂司空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甘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爲次國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不得命於天子則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

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於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亦有大稱胡可非也孔子適周問禮閻謂孔子世家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索隱云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二十四年宜從二十四年之說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之恰入食限

景謂其說前誤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訛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

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並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閻謂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謂莊子人閒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注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原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注不以

楚狂二字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
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
接子亦可證爲陳侯周臣固屬司城貞子閻謂孔子去
魯後他國未嘗臣景謂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
昭子家臣何以稱焉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
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
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閻引證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景謂吳封慶封于防非
乎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
盟其事微惡得駁集注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止

於邱隅閻以岑蔚之處譏朱子杜撰景謂鄭康成大學
注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
所本非郢書燕說魯爲宗國集注滕與魯皆文王之後
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閻謂
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說
本皇甫謐之謬景謂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
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
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
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
非第五人也宗法君子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

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邴霍以下
自皆以魯爲宗國矣固陵毛檢討奇齡長於引證毛著
古文尚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毛著春秋毛氏傳
景益所未備者二事長洲邵長蘅負盛名景所師事景
宋鄉飲公贊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邵率爾云天子之
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正之云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
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左氏卻
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
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下至
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曹志成都王穎楊駿王濟陶稱

戴若思王敦鄧攸傳皆有王官此非朝臣乎第陪臣號
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寧都魏隱君禧古文大家書周
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不求費無極之黨生
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員不出此不得
爲孝子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景按楚昭
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於衆已在吳
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失也
無極之黨業已前誅則無從磔其肉戮其屍正與烈皇
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科同嘗謂魏文
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斡旋又謂其文之曲

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與候
官高雲客兆長洲吳荆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惜魏
不及見也其論漢注如淳解三族之繆吳徵士農祥許
以爲有益世道之言其畧云晚出古文秦誓曰罪人以
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寧有是乎
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
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
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
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
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已子孫也莊子

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
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
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
如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
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
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
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
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罪

通鑑文錄卷三十一 七
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 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嫁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景多讀書能文章師友風義以責善爲事仁和汪煜湯右曾同學密友也煜爲

給事中掌登聞鼓景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戒以壅闕下情煜一拜疏而災地擇官再拜疏而河工驅冗三拜疏而死刑肆赦右會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景移書云足下才氣踰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位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時秦晉齊魯多被饑荒流亡載道常平積穀多爲州縣侵蝕而右會有積貯本計一疏粵東所報盈千累百之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置之不問又有特叅粵東文武大僚一疏西安開欠官生錢一百餘萬毒流天下州縣

則婪贓網利無辜則破家亡身又有監守侵盜疏二人不媿言職激於景之言也景遊太學爲新城王司寇士正所賞拔司寇初拜左都御史景上書謂公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曾是有風人之心而不善於言者乎書甫上而士正遽遷官景所謂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惜其託之空言而其愛司寇也則至矣商邱內擢太宰固請偕北上景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甚老病且劇無子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卒

年六十有四學者私謚文介先生著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然世有能傳之者舊史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明者距今又五十年後年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嘗許西泠後進中有三人將來必能爲古文曰金繪友曰沈超遠曰楊恭士繪友以詩名與余同年友善師沈總憲閣齋卓能有立超遠名顯得父雷臣之傳精於算學解春集中有序列其方田粟布二章恭士名儻有西谿藁一冊文氣清曠惜其爲吏風塵而不得竟其業景女夫曰盧敬甫存心工詩有子曰文弼穿穴史學敬甫示子詩曰

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然
敬甫不爲景傳述其事與其學余無從徵也楊儉撰墓
表而又不詳其所講明而切究者景其將就湮沒乎余
讀其集卽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懼景之
不得傳也

隱君丁敬傳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泖山人家在候潮門
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蘖自給身厠傭販未嘗自異顧
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落蘚手自摹搨證以
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
集古吾卽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
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卽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
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畱良焉小樓三楹
屨屐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以棲諸子恣其
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

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
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
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縻農不能逮也寒人
張沆字畏廬號獻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
和疊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
閒房冷剝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咏無不及也
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
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肯
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
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

惡聲殷墻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
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
紗街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
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
諸生健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佺
亦能詩而八分得父家法

鄭氏家傳

贈奉政大夫候銓學正勲
鄭氏之在前朝遠有宗緒其由歙而蘇以遷於如臯者
稱白蒲鎮鄭氏族大寵多逾昌而熾若夫龐鴻淳懿扶
樹名教以貽之孫子者則贊菴公爲之冠公旣沒世令
嗣隴州牧大綸以乾隆丁卯之歲請於今大中丞陳公
弢謀旣銘而納諸幽矣至於上史館光志乘信今傳後
之詞闕焉未備越三年文孫景莊來浙爲鹽運司運判
以余學於舊史氏質而不詭介其宗人前安邑令羽達
請爲文以傳公嗚呼孝子順孫之心良苦而公之可傳

通古堂文集卷三十三
不藉余文字又可知也按其狀云公諱勳字克襄贊菴
其號也自敬陵公至公王父東海公隱德勿耀君考贈
奉政大夫晉階朝議大夫伯齡公諱琪實篤生君幼
負至性方毀齒遇新喪父者哀號躑躅求權以斂其親
不可得卽解所佩銀環練與之歸以語母母爲大京兆
淑湖錢公女孫賢明有遠識大喜逾望喟曰興鄭宗者
必此兒也未弱冠爲學官弟子章逢之儒絺章飾句銜
世以求售公卓立不阿期爲實踐之學克有成德協于
儒宗母邁危疾公脅不安席泣涕禱神割股和糜以進
病卽霍然逾三年病至不起哀毀逾禮結廬墓側未嘗

一窺內戶執贈公喪亦如之公夙有大志承先人餘蔭
益體先人所欲爲以利濟爲急務餓有粟凍有衣病有
醫藥死有櫛埋九族依倚若囊橐最其全活嬰兒一事
爲大鎮向有延嬰堂延接貧人有子不能舉者送縣收
乳之公慮祁寒酷暑呱呱兒戒視不謹或罹天殤捐腴
田廣建屋宇改名育嬰僱乳媪製冬夏衣襪歲活嬰兒
常數百人兩弟旣通籍季滯於京職久不得調公總家
政昏嫁其子女祿賜或不給時時周其乏絕且貽書以
清白吏相勗故兩弟在官勞勩懋著休問四流皆公所
成也公娶于宗繼以冒皆先公卽世公年方艾獨居鰥

建古堂文集卷五
三
鰥如枯禪秋士肅穆不可干狎以義方啟迪諸子皆迄
有成立雍正五年公年七十有五矣飾巾待期考終牖
下薰其德者號泣奔喪聲殷牆宇譔德考行心喪加經
者不可僕數嗚呼公本孝以行仁本仁以達義政施於
家庭而惠行乎里邨由恩貢生例選學正不樂仕進
朝典有待迨既沒齒綸綍之賁幽壤者重至累襲且未
有已其贈奉政大夫山東濟南府同知者川長子大毅
所居官也次鑾儀衛經歷臨次卽隴州牧大綸
論曰三鄭釋經衣被天下如瞽得相如求於幽室者而
有燭其後必有達者瓜綿椒衍雖百世未艾可也白麟

溪之鄭始于綺在唐已有義門之旌迄於今幾歷千載
而世澤不衰白蒲鎮之鄭發祥於公遠祖敬陵逮公而
大光蕉庭載筆之史發潛誅幽嚴於袞鉞至于傳孝友
尤矜慎持重而不肯妄有予可誠以庸行之難循而譽
浮於實鬼神有陰奪之矣余讀中丞公之志以識公訪
于宗老徧質之其鄉人而尤信噫公有可徵矣微余文
公遂終隱沒哉因景莊之請次第書之以使夫觀人風
者有所據焉

隴州知州大綸

公名大綸字言縑又字補之贈奉政大夫贊菴公諱勳

之季子贊菴公有割股廬墓之孝有育嬰濟衆之仁公字補之非敢效仲山甫也繼志述事欲以竟贊菴公未竟之緒也幼有至性母冒宜人見背時方五歲哀毀如成人贊菴公遭疾衣不解帶與德配石孺人中庭露禱祈以身代既棄養毀不欲生石夫人亦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且曉公曰吾婦人也從翁地下不爲輕重君志在顯揚滅性違禮宜節悲哀勉終大事公感其言稍進食飲三年喪終石夫人竟以哀感成疾旋至不起公承先人苞蔭凡贊菴公所有志未逮者悉力行之如臯向無書院公合同志創立學舍禮聘名碩士風興起所居白

蒲鎮有南北二橋南橋歲久就圯捐金倡建慕義者景從雙虹並峙民不病涉利賴至今贊菴公建育嬰之堂全活嬰兒無算至今公未嘗中輟其他寒衣飢食歲有常經不以有無爲解則好施其天性也讀書漸爲有用尤畱心經世之務筮仕陝西隴州牧隴坻地高而土瘠民田每苦風旱當事議多鑿井事迂遠而卒不可行公仿瓠口六輔之遺制濬舊渠以疏泉脉而泄地氣又令人之南方募水工教民以溉播之法嗣後畝入一鍾公益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百姓專力耕桑雖有凶荒而隴民無菜色隴士向不知學科第鮮少公爲修書院置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三
學田築文筆峯建魁星閣所以興起之途無所不備由是文風漸盛列賢書而歌鹿鳴者不乏矣隴俗勁悍不循禮法觸利網而胥足入絆者毛舉不可爬梳公至去泰去甚布寬大之政兼并之豪胥篋之盜椎埋之奸悉予自新民感泣不敢爲非風俗爲之一變汧河爲東西要道僅有二木橋春夏雨多山水驟發橋盡衝壞行旅望洋而歎公設四舟以爲義渡晨夕往來遂成坦路州與甘肅接壤乾隆六年甘省荒歉飢民數千來隴就食公不待報可開倉日給口糧時其醫藥而糶其齒豁至春麥熟資遣還籍而流人忘其飢治隴十年摘伏發奸

案無畱牘吏胥不敢因緣爲奸而民不擾畏之如神君愛戴若慈父母兼攝汧陽事前令虧帑至二千金力不能償公哀其廉悉肩任無難色邑令得以脫然歸故土以治隴者治汧恩威深入民隱去後邑中士庶立碑以志甘棠芟憩之思時桂林陳相國方撫全陝公以僚屬謁見與語興除事宜指陳明畫洞悉本原或獨排羣議斟酌時勢令人各如其意所欲出雖稍戇勿恤也相國深相器重擬列薦剡公以營葬贊菴公故乞假歸里陳情迫切至於涕零相國感其孝思不得已始從其請歸田後葬贊菴公於白蒲鎮龜筮協吉永無後艱而公亦

不復有出山之志矣恒以節儉守禮教子長子景莊官兩浙鹽運分司錢唐湖山之勝甲天下迎公就養極人世清暇之福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數年仍歸故園次子景誠工部虞衡司郎中手書古名臣事迹示之尤以勤慎奉公爲勗乾隆某年月日考終里第享年六十五歲初娶於石會稽傅太史王露爲之傳繼以鄒三子景綱其出也公歿而柴毀特甚未終七而天四子景畋筵室某出公賦性鯁直是非不少假借以急告傾筐倒庋而應之不少吝也錢唐梁文莊公謂其在家庭則爲令子在州里則爲仁人在朝廷則爲良吏型家而家齊臨民

而民化時人以爲實錄
論曰守令之進退皆待命於封疆之重臣重臣不敢徇私然亦不能無好惡以循良之績入告者盡心於民事者半逢迎奔走諂事上官者亦半吾交於今相國桂林公卽其儒術之淳深信其能知人能薦其其所保任而無疑者必其能盡心於民事者也吾交於隴州鄭公卽其在家爲肖子信其當官爲良有司治隴十年前後上官未聞有薦拔之者必其不肯逢迎奔走出於諂事者也兩賢相遇桂林公知隴州最深能遂其恬退之高而不能挽其純孝之志隴州見知於桂林公不梯榮取寵

以干進轉陳情涕泣而求退論者兩高之余獨竊有規
者桂林公經綸雷雨佐
聖天子成時雍之治誠得如隴州者數十人分治州郡
以養以教察閭閻之疾苦則九重之宵旰可寬亦人
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隴州未五十而懸車甘心泉石有
長才而不得大展其用桂林公欲援手拔之百僚之底
而不得則近於愬此亦朋友責善之道也嗚呼隴州死
矣隴汧治譜猶班班在人耳目有志乎史事者所宜大
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無毘筆之職又無秉筆之權
因賢子景莊之請粗述梗概徵信於克知灼見之桂林

公揚芳樹軌吾文庶其無愧色乎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六

龔鑑傳

鑑字齡上一字明水號碩果錢唐人早喪母與婦朱事
父極孝父失明鑑扶持左右如嬰兒餼於庠藉教讀以
養交河王閣學視浙學拔之五百人之中貢於大廷
世宗憲皇帝初親政側席賢能之吏揚州介水陸之衝
物衆地大習俗侈靡號稱難治析江都之東南爲甘泉
甘泉新邑諸事草創求俊健能勝任者難其人鑑容貌

魁碩音吐如洪鐘嚴氣正性望而知爲學純養粹之儒
天語褒嘉卽命之甘泉視事鑑抱負非常耻與俗吏
旅進退壹以子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己任絕苞苴嚴請
託抑豪橫禁奢麗以此之謂民之父母七字榜於治事
之堂而人莫敢干以私旋以父憂去官貧不能謀朝夕
服闋游中州應祥符縣尹之聘以風痰卒於官舍而不
克究其施命也鑑遂於經學學以安溪李文貞公爲宗
詩說已有成書闡明文貞公詩所爲多其論滕子來朝
云胡傳以其朝弒逆而夫子降之是年七月杞侯亦來
朝矣何以不貶自知其不可通因舍左氏明白之杞侯

而信公穀之以杞爲紀謂齊欲滅紀求魯爲之主非爲
桓立而朝之也夫杞之忽升忽降緣致後人之疑若滕
自朝桓而後世稱子矣所謂惡惡止其身不及其子
孫者果安在與知滕之爲時王所降則杞之升降非聖
人之擅于進退也可知矣其辨周禮舞師鼓人云或曰
鼓人之屬司徒是矣舞師之不屬樂官何也曰此亦有
故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磬
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
以享先祖皆六代帝王象功之舞而用之于大祭祀至
于舞師之兵舞帔舞羽舞皇舞謂之野舞樂師又謂之

小舞而所用者又鄉遂中山川四方社稷旱暵之事而
已司樂之山川九州之鎮山川况大司樂率國子而舞
浸此不過一方之山水而已樂師教國子小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皆國學之
士也至于舞師所統舞徒四十人不曰士而曰徒乃鄉
學之民耳不屬之司徒而奚屬乎采芑詩鈺人伐鼓朱
子註曰鈺鼓各有人而言鈺人伐鼓互文也此說似未
妥周禮無鈺人而錡錡鐃統於鼓人故可以謂之鼓
人亦可以謂之鈺人一官而二名也詩言鈺人伐鼓則
伐之者明明是鈺人萬無以此見互文之理予嘗謂周
禮非偽書如此等細微處往往與他經相合必非假託

者思議所能到也或謂鼓人鑄師同掌夜鑿安知鈺人
非卽鑄師耶曰說文鈺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錡
鈺也朱子亦曰鈺鐃錡也則鈺卽鼓人所掌之鐃錡不
聞以鑄爲鈺文獻通考革之屬拊與鼓鼗而已拊狀如
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樂記所謂會守拊鼓小師所
謂登歌擊拊是也至謂書搏拊之拊爲拊鼓之拊則大
謬耳堂上之樂待拊而作堂下之樂待鼓而作堂上門
內之治以拊爲父堂下門外之治以鼓爲君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鼓人之所係大矣哉宋李照制
晉鼓爲樂節通考謂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此說非彼蓋泥司馬振旅軍將執晉鼓不思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樂中有金奏乎周禮註亦云金奏作樂擊編鐘辨五服云禹貢五服每服五百里一面數若兩面數則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五百里兩面數若一面數止二百五十里非九服大而五服小也所異者禹貢內甸而外侯周禮內侯而外甸周禮王畿千里不連九服數而禹貢甸服卽王畿耳然則禹貢五服方五千里周禮王畿及九服方五千五百里周地較大但禹貢五服之外尙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蔡傳言周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談論庠序學校貫弗禮經

精析成周一代之制多先儒所未發文繁不載其論西北水利云朱長孺云西北水利創議于元學士虞集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塘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田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爲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之民力而順帝時脫脫亦言京畿近水地募江南人耕種可不煩海運而歲入必多

通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四
矣嗣後有明徐尙寶孺東保定巡撫汪應蛟屯田都御史董應舉或積慮而成書或發憤而拜疏然時未有行之者左忠毅公行之有成效矣稻花茂密比于江南未幾皆廢噫此斯民之不幸與抑存乎國家之福命也方今百務奮庸通達國體之士罔不暢厥懷來而獨東南之飛輓未舒西北之土田未闢然則大利之興合在今日崇論閎議開拓心胸君有董賈之學識有班張之風調使其揆藻 天庭優游清燕之側必能成一代之巨手甫出門而車軸遽折哀哉

舊史曰余與鑑同爲諸生知其學未知其閎肆至此也

時方重制舉之文而鑑亦屈滯於舉子之業每一文成必條其素所切究者跋於後文不滿千而其論議或倍之或數倍焉余悲其未有成書而汨沒於經生家言其本於安溪李氏固陵毛氏潛邱閻氏者舍不錄所獨得者備著於篇

木公受命... 之延... 公給其... 泗水... 傳

馬石蓮傳

君名榮祖字力本號石蓮江都人姓馬氏系出宋丞相
廷鸞十三世子堅佐明太祖戡定禍亂賜第揚州遂為
遷揚之始祖一經相嬗不徙他業福建閩縣令啟象君
曾祖也祖賓父鳳藻皆有聲於庠序君少負異才左國
班馬之書若宿讀弱冠名雋一覺所為制舉之文雄邁
駿厲能參太史之潔兩江南北之名能時文者拱手推
挹桐城方望溪金壇王耘渠尤所愜心而俗目往往見
嗤以是屢戰于有司而藝屢絀雍正壬子始得一當而
年幾艾矣

世宗憲皇帝欲復唐宋詞科之制 詔天下慎舉方聞之士江南大吏以君名薦剡中君讀書好古宜必有合也淹于時命復報罷君叩囊底之智復理故業屢不得志乃循例謁選人初仕閩鄉閩鄉處豫之西鄙與潼關纔隔一門限扼秦蜀之咽喉爲中原之門戶城廢不修井堙木刊歷三百餘年莫有起而任其責者大府趨君言發帑更新畚鍤板枅之事翳君是賴閱十月而巖城屹然君自爲文記之所謂收嶠函于掌上聯潼華爲聲援鎖鑰彈丸而豫西之門戶已壯者此也邑僻處山陬士子無從問業君相地于署東庀材鳩工創設荆山

書院不一年而講堂橫舍以及庖湏之屬莫不畢具政暇親至爲諸生講授至移日晷不忍去又念邑爲荆山發脈迎荆山之生氣建魁星樓其上所以期望士子者至遠且大嗣後人文蔚起連掇取科名以去皆君教也義門里白晝殺人於道而莫知主名君意兇不在遠亟至屍所詰問數語悉遣去獨執尚戍兒以歸研訊一日夜遂得情實遠近駭服黠胥豪役斂手不敢上下四境大治繼遷鹿邑治如在閩鄉時而教士彌篤捐俸建講舍二十一楹榜曰鳴鹿從邑得名所始也老聃生其地而顏其堂曰崇禮蓋深維吾夫子問禮之意也未幾引

年歸祖墓在闕口門外豪民占其地君致其理于有司
遂復故址周以垣牆冰霜寒冱匠人瑟縮如凍蠅君以
垂白之年披荆棘冒風雨晨夕督率不少懈而馬氏數
世之先靈以妥嗚呼君可謂克家之肖子矣君素康彊
善飯言論終日不倦末疾忽嬰方起漶而蹶不復起時
乾隆辛巳十一月乙未也春秋七十有六娶于李同縣
南豐令斌女先卒有子瑄不永年孤孫曰春聲

論曰江淮之間多治詩而君獨治古文嘗爲文頌九十
二章以自道其利鈍得失之故海內之健於斯事者山
陰胡徵君穉威丹徒張觀察岡東仁和沈廉使萩林錢

唐桑水部瑛甫皆巾至契江左之以輕豔相扇者則猶
冰炭之相置矣君與余有十年之長推獎之勤氣誼之
厚不在三數君子後余以狂言被放君爲序送余行能
委曲道余之心事蓋忠孝之隱鬱于中故言之親切而
能達如此也君今死矣孤孫擗踊號泣欲託余以傳君
于不朽嗚呼君以儒術飾吏治其見諸施行者遠鑠如
此獨奈何以區區之文字爲君重輕哉

五... 不... 語... 委... 取... 水... 以...

梁諶林傳

君名啟心字首存一字諶林谿父先生長子也家世錢唐自君為學官弟子隸籍仁和少負清才與弟今少師有二難之目吾杭文體日趨於訛彼左塾之師虞庠之彥以甘辭軟調邀取時譽而君獨知問學覃思閉戶默而深湛循歷曲折時時躡曾王之闕奧文品峻潔如白雲在空孤鶴警露同時接跡而起者嚴在昌之清奧任應烈之精切孫灝之窈窕密栗陳兆崙之偉麗雄奇皆能開設壇坫推倒一世而心每懾君為畏友少師既得氣以去君戰藝於棘闈屢誦茶陵彭少詹來視浙學名

冠一黷交河王學士拔君於五百人之中貢入太學隨
計入京師非其好也歲在壬子始舉於鄉又八年而成
進士改庶常例當俟散館谿父先生老矣少師時官小
司寇侍從禁廷不獲伸循陔之願君陳情乞養朝餐
夕膳所以娛適老人者無弗至

聖天子廉其孝卽家授職編修蓋異數也君精心計家
不名一錢赤手支拄方母凌太夫人寢疾葠藥之費至
數千金棄養附身附棺盡哀極慎事皆倚君而辦旣少
師長司農晉冢宰攝揆席祿入漸豐君減衣縮食徒步
里門所廩餼者所推解者所緩急者待以舉火歲嘗數

百人谿父先生聞之而色喜曰是兒能養我志先生早
歲耽詩老而彌甚耆名老德閒僧曠士咸參唵席而以
君家爲顧氏之玉山佳時勝日輕車白舫往來西湖之
上君未嘗不撰杖以從道旁觀者太息以爲先生之有
子也 六飛南幸君爲頌一篇推本 國家貞元受命
之符

聖德漸濡洋溢之廣且遠如唐臣柳宗元韓愈之所云
云者進呈 行在獨蒙

睿賞閱六年

聖天子惠我浙人翠華重蒞君殫儒臣之職業撰詩上

道學文集卷三十四
獻復拜宮錦之賜君自登第後未嘗一日在史館而宏
詞麗藻與少師南北相望鷓鴣鳳子之目人以方唐薛
收兄弟先生顧而樂之喜可知已歲在戊寅先生五福
來備考終里第君哀勞逾節甫卒哭而疾作癥結于胸
火炎而色墨遂至不起年六十有四君自乞歸以至厭
代以孝始以孝終記所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其
可以無憾矣乎嗣子同書官翰林侍講幄不得視含
斂孀嫗艾妾抱三歲弱女寶君數卷之詩待嗣子歸而
相付謂可以傳君也嗚呼君之可以傳者止于斯乎
舊史曰君與余有平生之言曰我死必子銘我墓然吾

不及見也盍及我之未卽死也子姑爲之余諾之而遂
巡未果不意君之遽我先也嗣子將刊君詩而以君行
狀見屬漢兩司馬皆爲自序班氏祖之以爲敘傳而附
于所著書之末余今者次君生平將以傳君之爲人卽
以當君之詩序異體而同源夫有所受矣

以當採之材其歸而國者夫亦必矣
 平風落雪之末余今休矣採之採以歸採之採人
 煇其誠其兩而誠其誠自誠其誠以誠其誠而誠
 滋未果不意採之數其出也誠其誠其誠而誠以誠
 不交其出也蓋其非也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

符南竹傳

君姓符氏名之恒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為錢唐人少有
 高志自為學官弟子即有聲餼於庠太公舉子晚壹意
 厲之于學尊師敬友庀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
 覽百氏之書書恒手寫丹黃間雜筆迹淵妙觀其冊至
 減衣節口蘄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漠無所嗜獨
 喜為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
 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古粹思骨堅而神邈希風
 者并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雕厲所至時時闖其
 奧窾清勁道鬱破除俗言有直諫多聞之友曰王曾祥

瞿曰汪沆師李曰張燾曦亮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
與予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援證古昔鈎抉
疑誼創爲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凌暴一切已
而予與師李被徵走京師曦亮薄遊江淮問王瞿瓠落
無所容爲文諛墓中人得金取劬妻跌蕩自喜良友希
濶聖幾不自聊賴體素清羸疾疢間作詩益刻峭峻厲
浸淫于中州河汾暨江湖諸老間銳不肯休而體中時
劇時已尚欲塞兩老人望力疾赴省闈試遂用是不起
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賈三倍山水刻厲沙
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蕃此大造之恒理也使聖幾狃怵

時習爲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掇榮名臻上壽何乃專
意抑志希與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
而實不然屠酤酒肉可以療寒餓而不可爲傳寶富貴
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示久遠耀後來論者
以銷鑠精膽爲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食終日而
不一用其心者瞞瞞冥冥欲盡是冥昧之歲月奚爲乎
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瞞瞞冥冥吾卽不許其終
天年則其議誠谿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蘄至乎
古之立言者適不幸而死死而用爲訾厲是可以爲訓
乎余畱京師二三子學殖消長之故恒往來于予心聖

幾緘所作示余叱咏終日愛而不肯釋與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爲之所以傳之之道非吾黨之責奚責也其孤國廩刊其詩既成請爲傳遂次序以貽焉

趙谷林傳

吾友谷林先生事父母盡孝道友於兄弟施仁於姻族於朋友義以誠惜年不稱德司徒不能興其行太史無由舉其辭恐遂湮沒不彰乃爲之傳曰君諱昱字功千一字谷林姓趙氏係出宋宗室子先世由上虞徙家仁和曾祖燮英祖鶴以從兄司空公貴累贈如其官考東白先生學爲經師三主大縣教君世襲華蔭少稟庭聞優游六藝佃獵百家遊於鄉校稱雋一覺貢入成均遂爲名士東白先生致仕家居愛翫溪壑疊石醜泉小園樂志有君色養加一飯焉於其喪也君毀瘠幾不能起

太孺人山陰總督尚書朱襄敏公之曾孫中丞忠敏祁
公之外孫也承彼高閥播厥芳懿胚秀毓靈家聲益大
纘江東之舊業購淡生之遺書點注丹黃煦鮮汰質續
敦交之集石友載酒而題襟寫主客之圖秀句連章而
耀彩譽流巾幘名動公卿薦牘上聞徵書促召大官給
札少府頒金昌黎猶煩再舉玉溪竟遭斥落嗚呼稽古
非榮道充爲貴敕還鄉里亦無悶焉方謂向長願畢恬
漠求愉抱道守玄晚晴可恃逮乎沒齒將毋閒居循陔
采菽補詩爲樂亡何末疾忽嬰耆年不享飾巾奄化春
秋五十有九赴聞遠邇嗟吁悼歎之聲若應邪許曰斯

人早亡無爲善矣大祥已屆遣車就墓懷舊含酸愴乎
難已追念平生之酬接想像大雅之規儀造端設指取
譬無方鳳雛龍翰不足比其門風文園禮園不足方其
家法清泉白石不足表其素履霽月光風不足寫其胸
次珠林玉府不足絜其流觀醇酎醢漿不足寫其歡好
嗚呼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布衣豈無不朽之文朋友亦
有心喪之例過時腹痛略著於篇

元正堂文集卷三十四
十一

玉几山人小傳

玉几山人者錢唐陳撰楞山也自言鄞人家世系出勾
甬居杭非一世矣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煦鮮榮而後
冷汰詩有逸才天然高澹不琢自雕讀書不多室無儲
籍卒然語及輒能條其出處亦未嘗見其挾一册啣
也游道甚廣胸中無軒冕數數稱道者禹航嚴定隅廣
陵魏旭棠而已之二君亦非振古之才也有敬通之婦
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饗江項氏
羹鼎圖書之富甲天下充塞眼孔亦未嘗向人辨真贋
矜鑒賞別館子居如退院枯僧棲真德士僕人娶妻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子衣食資於主人了然不以爲累舉鴻詞不就項氏亦
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靈秀鍾於五指書無師
承畫絕摹倣每一紙落人間珍若琪璧鶴亭與弟橙里
醵金營什一以爲菟裘歸老江鄉買山之計甫成大耄
之嗟俄及婦已前死繼子不類鶴亭爲築壽藏南屏之
陽趙徵君意林敦余一言以埋幽窆蹉跎未果向所謂
嚴定隅魏旭棠者死已三四十餘年秀水張徵君浦山撰
國朝畫徵錄錄其名而畫傳其詩有繡鉢集秋吟已刊
行後不多作亦不肯以詩酬應人而意林浦山又均化
爲異物後死之責非余責而誰責也江風嶺月四顧淒

清泚筆書其梗概別膽兩通一告於意林之靈一焚於
玉几之墓不書先人世系不紀卒葬年月不使與草亡
木卒者溘然同盡而已

秦亭老民曰玉几兄遺孤女慧而賢嫁南徐許濱江門
濱亦雅士畫入神品與玉几同館江氏哀弦中斷意見
漸致參差不可解也玉几於余年長以倍余握管初吟
而玉几已江淮名滿矣望之若飛仙人掌人不可梯接顧
玉几猶賞余文而又不訾余詩知己之感車過腹痛余
能已於言哉

華泉居士者閩連江鄭宗堯字嗣勳也居士嘗遊于玉
 泉寶華二山遂自號云早歲喪父哀毀骨立既除喪遇
 奉諱日猶擗拊長號感動行路終身以為常奉母尤極
 孝謹教育諸弟期以光大前業所居僦他氏屋諸弟謀
 卜居曰吾先人窀穸未妥遑謀安乎斗門之陽王父母
 封樹在焉葺之界勿壞葬父于花塢之山遠近會葬者
 數百人宗祠後隙地王父之所遺也悉舉以益祠宇宗
 人感悅咸來迎王父主入祠其篤于孝思類此初以孤
 露不與童子試援例入國學無賴子以產事相訐捉刀

華泉居士傳

華泉居士者閩連江鄭宗堯字嗣勳也居士嘗遊于玉
 泉寶華二山遂自號云早歲喪父哀毀骨立既除喪遇
 奉諱日猶擗拊長號感動行路終身以為常奉母尤極
 孝謹教育諸弟期以光大前業所居僦他氏屋諸弟謀
 卜居曰吾先人窀穸未妥遑謀安乎斗門之陽王父母
 封樹在焉葺之界勿壞葬父于花塢之山遠近會葬者
 數百人宗祠後隙地王父之所遺也悉舉以益祠宇宗
 人感悅咸來迎王父主入祠其篤于孝思類此初以孤
 露不與童子試援例入國學無賴子以產事相訐捉刀

相向倉卒不及衣冠奔憇縣門令易其簡率試以文援
筆立就大加擊賞爲直其事并檄入紫陽書院肄業文
譽由是大起世父比部丹麓宗人之望也屢有家駒之
目修邑乘葺族譜皆令筆授文酒之會時時與偕丙午
之秋文戰不利益鏃厲爲學與章□孫拱極爲文章意
氣之友沉酣六籍大放厥辭著述滿家於經學尤邃有
名易經要義者有名禮記選常者有名春秋摘要者有
名詩書精解者他如周禮史記及宋元理學之書靡所
不究邑中雖耆儒宿學莫不折行輩願交而居士不以
自足也歲壬子以五經僅充副貢位不稱德乾隆丙辰

八月朔考終牖下年才四十有六有子二曰宣緹曰宣
繪能世其學

史氏曰連江文獻項背相望或隱或見厥軌亦殊若其
逸足方騁而羈馬中絕則未有如居士之可哀者也居
士循庸行而不釣奇爲文卓詭切至而宗於經推其所
至宜有益于世用而年不登中壽挽髮傳業而不得貫
名州郡嗚呼其有限之者耶

八代應...
 仁...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傳七
 孝子沈煌傳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為邑諸生父天暉亦列
 黌序避讐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
 屢矣始壯即跣足徒步獨行七千餘里書零丁數萬黏
 通衢廣術及叢祠委巷殆徧冀有所識引得踪跡之卒
 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既歸煌就館
 會城父故好游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五

仁和縣杭世駿大宗撰錄

傳七

孝子沈煌傳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為邑諸生父天暉亦列
 黌序避讐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
 屢矣始壯即跣足徒步獨行七千餘里書零丁數萬黏
 通衢廣術及叢祠委巷殆徧冀有所識引得踪跡之卒
 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既歸煌就館
 會城父故好游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

其志晨夕扶持備極色養父歿哀毀骨立目瞿心瞿自
殯及葬無纖悉遺憾歲己未秋從會城歸餘杭浴山行
十八里野曠無人猝遇疆僧將肆劫焉煌素尪羸手不
能持寸鐵作力格鬪斃僧於道抵舍纔一夕以力憊竟
不起年僅四十有三妻早喪一子先天余聞禹航沙村
有沈孝子墓不詳其名邑水橫溢母被溺孝子號慟入
水抱母屍以出如越曹娥故事詳載邑乘煌善吟咏工
行楷尤長近世書義思力綿邈侃侃自立尋父一事可
與沙村比烈而妻孥凋喪不得上其事於有司竟羅凶
暴天其天年名姓不得章於人世有心世道者惡能默

而息也

汪問松傳

乾隆十有四年九月十有二日上舍汪君問松以疾歿於錢唐里舍既卒哭孤子之本撰狀匍匐踵予門而請曰先君子孝友型家名貫州郡而年不躋下壽位不挂朝籍采風之使逡巡而不至繫惟長者之一言足以不朽吾先君子矣余視其狀慨然而息肅然而敬生退而徵諸吾友林元桂元復咸身質以爲不誣乃撮其要而傳之曰君名家珪字華璋問松其別字也世居休寧縣西鄉之玉田至君曾王父成立始來浙東祖道祐隸錢唐籍爲諸生父志麟以歲進士司訓處州之龍泉君隨

往奉侍晨夕不二年司訓公棄養君麻衣擗踊扶服以
遞匱歸山溪高峻洪水舉發棺幾漂沒君誓以身殉號
呼援救僅而得免時母夫人在堂聞信驚噩或以君已
死於水告而母夫人獨不信曰吾子善事我天何不佑
而令全孝者不全歸也俄而君歸營窆兆潔滌灑兩以
無負嗣是宗黨戚屬之間莫不目君爲孝子者君伯兄
早世遺孤之樞君翼而長之推甘讓美加於諸子一等
姊適朱戀衲而寡一子二女困不能支君迎養於家婚
嫁其子女久之姊忘其爲悍嫠也少受業於洪先生曰
文亡後妻子貧乏不能自存君月餽廩餼其子不安跳

身獨走久不歸省母念之不置君跡之吳中落魄甚予
金爲治裝得歸內外總功之親暨族屬無服者幾數十
百人婚孤子嫁遺息續新死埋枯骨歲舉其要司契者
屢利筆焉其秀出者銅槃異饌倚若囊橐登賢能之書
偕上計之吏光寵宗祏肩趾相接僉曰惟君之功於是
合州之士羣遊於校褒衣大帶造師儒而昌言曰 聖
世察廉茂舉秀孝典甚周渥有篤於友恭堪入行兼四
科譽洽於鄉閭而行符乎古昔者敢以應 詔書副
聖天子旁求之至意師儒曰俞將上其事於州郡君怒
然驚不敢當叩首願以死辭衆高其讓而止繼君舉者

揚於 王庭用爲親民之官積階有至大夫者

舊史氏曰漢世興廉舉孝高出推擇爲吏者萬萬明詔敦迫或至闔郡不得薦一人其難慎如此

聖天子謂賓興之典之不足以盡天下士也廣開諸科其覈而可信者獨孝廉不可假借問松爲鄉國所推輿論洽矣固辭榮而甘處隱約或疑其文采不足而應世見紉余竊觀其所著書劬魄罔羅又何其彬彬也嗚呼

盧鶴閒傳

自余有知識卽習聞里中有隱君子曰盧君鶴閒篤於門內之行施德於里黨嫻戚間至不可一二數心每嚮往之洎削迹歸耕始見鶴閒于儔人中益信曩之所習聞者之非妄而卒卒不暇不得與之朝夕遊處客歲鶴閒以老壽終孤子同等撰次行狀介執友胡君樸存請余傳寫其生平余旣慶鶴閒之有令子能托之文字以永鶴閒於久遠而又喜鶴閒之行事實而可徵隱然有以增重於予文而不違乎春秋不虛美之義乃爲傳曰君名金聲字浩亭一字鶴閒姓盧氏系出范陽宋時有

充之公者爲審刑院判由台州遷吳寧九傳至心泉公
自吳寧雅溪遷居杭之東里卽君曾祖也生德甫公甫
遊庠而卒君王父斗華公以君父悅菴公往嗣焉悅菴
公爲錢塘諸生餼二十人中 國朝初定天下推殷戶
爲糧長宗人湯以公名上遂棄儒服已重違公意而逆
僕復謀爲奪嗣計以撼公公僕僕訟庭不勝憤懣以卒
年僅四十有五屬諸子曰吾爲儒不得竟業資志入地
汝輩毋忘此志矣君兄弟四人獨君最幼小母氏金太
孺人撫諸孤嚴謹君旣就外傅偶晏歸太孺人詰責不
少貸繼以夏楚踰時怒猶未已君婉委承受起敬起孝

語伯兄以送葬故兄曰曷不置辨曰吾不遣僕人以白
吾母有違出告之義累吾母門閭之望罪莫大矣何辨
焉已而伯兄佐人幕江淮間仲叔以懋遷不恒厥居君
甫成童卽持門戶養寡親能得其歡心家業中落不能
具肥腍晨餐夕膳必謀一味之甘以進戚友有酒食之
召時羞珍果太孺人未食輒逡巡不敢嘗親串中或感
其意必先以奉太孺人而後敢召君蓋在象勺之年純
孝之聲已孚里黨矣年十八慨然請于兄曰爲儒不能
救世且不能救貧屈首舉子業中無益也吾讀活人書
可以伸利濟之志而裕衣食之謀庶於先人之業不墜

而堂上之養無憂吾意決矣伯兄許之君於岐伯俞跗
之言若有夙契覃思默慮洞垣一方立起人無算自此
遂以醫名伯兄自華亭移疾歸旣亟握君手以母老子
幼爲言君跪哭承之經畫其後事無遺憾遺孤甫三歲
其次生七月耳邱嫂歸寧君以太孺人愛孫之故朝必
攜之歸舍飽摩弄以博北堂之歡暮仍送之母氏以就
撫里巷或相目笑而君不顧也君初娶於沈尋歿繼娶
程能事太孺人君亦財用稍稍優裕凡所以娛適太孺
人志意者無所不至商邱宋太宰有疾公子編脩至時
方視學浙中知君名以幣聘君往君以母老辭編修要

君益力承太孺人命不獲已預儲數月承歡之具復爲
伯嫂謀百用之需涕泣登舟念太孺人不置道過關山
所見關壯繆廟無慮百十數君必入祝母壽筵占母安
否暮宿一廟中負牆而寢夢神撫而促之曰起起時戶
已扃夢魘中忽躍身戶外壞牆應時而崩寢榻已爲齧
粉旣至商邱太宰病卽應手愈謀將爲君入貲以爲進
身地君念太孺人切頓首力辭太宰知不可奪以千金
納橐中爲君壯行李君歸悉以奉太孺人凡太孺人所
親愛下逮臧獲侮甬以暨九族之待以舉火者推解立
盡時兄遺孤已成立爲加冠娶婦一乳舉丈夫子二仲

叔兩兄君悉迎養同居會食太孺人前太孺人未安寢
長幼悉環侍左右視聽形聲事必稟命榻以內詬諍不
形于箕帚笑語不聞于廳屏門風肅穆和氣周浹數吾
鄉孝友淳深淵懿敦懋之家範蓋未有過於盧氏者也
太孺人年八十有八感末疾君夫婦親侍湯藥脅不貼
席者數十晝夜逮不諱君已逾六十矣失母如嬰兒搶
首泥面痛絕復蘇飢粥數勺形神骨立凡太孺人幃榻
器用陳列如生前戒家人勿得妄動每一入戶卽哭不
絕聲明年奉母匱與悅菴公合葬於仁壽山之祖塋以
伯兄耐仲兄繼歿又明年葬之於西泠橋叔兄無嗣逮

其卒以三子憲高爲之後伯嫂苦節逾四十年君爲之
請旌於 朝君之所謂篤于門內之行者如此兩娶外
家皆貧落無後君毅然爲之喪主至戚魏氏張氏有若
敖之餒十餘棺均厝淺土君力任而併葬之親甌中有
貧而鬻子者君偵得之爲償價攜之歸以急告傾囊橐
與之無德色或面焚其券雖其家後豐終不一語及也
君素康強無疾病以傷愛壻故鬱鬱不樂者彌月旣得
寒熱疾命諸子啓手足含笑曰可以見先人于地下矣
戚友不期而至者數十輩哭聲殷牆壁閭里之人有爲
流涕者春秋七十有八時乾隆十有五年九月九日也

子三人曰同曰之斐曰憲高孫一人曰潮生

舊史氏曰傳奇節易而庸行爲難余觀前史孝友諸傳史臣不能無文飾或徵之慈烏孝笋靈芝白兔以章其瑞鶴閒慥慥篤實君子以上諸瑞證之無一有也而元氣保合誕靈孕秀篤生賢胤嗣守前志食舊德竟先文學未竟之業以大其家然則盧氏之瑞果不若慈烏孝笋靈芝白兔耶余傳鶴閒特以其行合乎蔡董而不著其美報俟夫有史職者據而錄焉

胡銘軒傳

君諱應元字乾一號銘軒春秋五十有二以宿疾寢久奄隨物化有二子曰高望高瞻能世君學欲得高厚淳質之文以壽君於永久衰經踵門噉然以哭猥以余當其任辭之得乎君系出南陽遷杭者君曾祖也祖諱泓考諱文械隱德勿耀君生而岐嶷性謹慎以是能得兩堂上歡縱之爲學日課經史子集探源窮流靡不該洽抑首弭志鏗而不已以底於有成年十八隸於學官試輒冠其曹爲文鎔經鑄史縱橫貫串而深探理道自成一家同時莫與抗手求多聞直諒之友以自輔與余暨

錢唐龔鑑交歡若兄弟羞爲迂儒高睨大談思以經術
經緯世務卓然有以表見龔鑑宰甘泉有美政不克竟
其用以死余以聲律排偶之學獲榮名不得一當以荅
主知每用自恥君屢困於有司志不少挫劬益博求古
人有用之言以恢廣其學識涵蓄充溢通達時事知者
益重君經濟之才兩兄應昌應華精研心計善持其家
君出餘力佐其羸縮侷揣情勢成敗立見兩兄以是多
君君固善病重裘緹室畏風如利鏃天聲載震羣動螿
蘇乃稍稍平復歲以爲常客歲之杪喪其良偶今年春
伯兄寢疾君旣抱宿疴而抑鬱愁結痛深手足入夏增

劇竟至不起吁可悲已君篤行好義合乎古人受業王
天涵先生爲吾鄉耆宿及其終也親爲經紀其喪并誌
其窀穸與人言雖久遠猶流涕數其教澤人以急告徒
步一日數往返咨嗟計畫殫其終始與承學講說宥推
交通至日移晷猶申申不休而不自知其疾之增也嗚
呼
舊史氏曰功令以經藝取士宜家守程朱矣而俗學輩
出株守蒙存至有白首爲儒而不見精義或問諸書者
此祿利之途勝而殖學之功淺也銘軒早歲沉酣宋賢
之理控引羣籍以佐佑六經學完行高不克展其所負

以博見於世而道德蓄於身施於家遠近之士咸擬之
君家翼之復何愧焉

楊雪門傳

余弱冠就童試題爲謹權量時習空疎不知漢書爲何
物余掇拾律歷志中一二語遂邀學使休陽汪先生之
知旣以爲公旣見知何以不褒然選首也得讀楊君雪
門之文乃始慙慙服先生衡鑒之公而抉擇之審也嗣
每歲試與雪門如同流之魚共命之鳥後先不蹙離兩
踏省門不見錄雪門爲大力者招致叩其囊底之智及
鋒而試之青衫席帽不復措意余與雪門亦遂踈遠矣
歲癸酉余設教粵東雪門從制府自西來訪余道故歡
若平生逮余頽老家居雪門亦歸休故里城東水竹之

道古堂文集卷三五
地扶杖過從意可追少年時拍肩執袂之樂雪門勇於
爲人而嗇於自愛神氣就衰鬪不利龔生竟天天年
趙岐預爲終制吾不爲交遊朋好傷懷嗟悼而爲天下
惜此才也有子二長崇佩羈聞不得遽歸次崇治排纜
行事斬焉纒經踵余門而請曰久故於先子者莫如夫
子深知先子者亦莫如夫子夫子聞幽微顯肯遺吾先
子乎視其狀其系曰君諱楷初名楷南字雪門又字燮
廷號春涯世居錢唐其隸籍於學官則仁和也曾祖君
啟公早世母沈太孺人撫孤貞守獲旌門綽楔之典而
祖化卿公又早世父敬生公筆耕以養偏親所善令某

被吏議虧帑至數千金計窮求拯於公鬻田爲之代償
隣有冬月無衣者衣之并及其妻子貧不能自存者給
資以餬其口以故里黨翕然有善人之目君年方終賈
文名籍甚敬生公以目病不能遠出米鹽凌雜赤手措
拄平時意氣揮霍芥視萬鍾一旦貸粟監河隨人俯仰
則公之所大感也君念峩冠挾冊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卽掇青紫不足以解親憂亦不可以救旦夕之緩急跳
身獨出挾司空城旦之書佐人几案大江南北浙水東
西無弗徧以代負米力葵之入旣念州縣齷齪每有建
置輒爲上游所扼噤不得施長才短馭其可久哉封疆

大吏荷

聖天子倚畀亦思得如古亞父右侯其人者與之擘畫
機謀襄太平之至治爭欲得君君亦借以展其經世之
才而潛伸其道濟蒼生之志故所至輒都賓師之位倚
若左右手虞山蔣文恪公清江楊誠恪公今相國桂林
陳公 朝廷所謂宗臣重臣社稷之臣也託契尤深君
感知已一言不辭難不憚遠廩君竹郎之地無不到蠻
烟蛋雨之鄉無不周夷獠谿俚之俗無不問高江急峽
黃蘆苦竹之景無不飽聞而飫見踰三湘越五嶺度金
筑入建溪折旋而窺井陘下蒲坂達清濟渡黃河息鞅

乎齊魯之郊拄笏於西山南浦之間足跡所經秦半天
下開府風生坐嘯專制一方築饗軍之堂登畫卦之臺
播 皇風宣 上德意和輯諸夏控馭百蠻措邊氓於
衽席之安憺威稜乎萬里之外君以一書生蠶衣儒步
借前箸而籌得失鴻筆紛綸爲國霖雨不崇朝而澤徧
天下昔唐崔翰佐董晉於汴州石洪濫造佐烏重胤於
河陽地不踰千里利不過一二數以今方古未可同年
而語也君才足了千人而性恬退歆然自視吾斯未信
世宗憲皇帝時 詔內外大小臣工各舉一人吳江陳
明府將以君應力辭不敢當虞山相國由湖南撫內陞

少宰會律例館需人將偕君至京師列名以薦君以律例精微引斷者動關出入固辭如在吳江時相國歎息而止君豁達不事家人生產而好施予脯修所入先三族之不能舉火者而後及家故三族不苦饑而苦饑者轉在家人女兒爲堂上所鍾愛贅於家數十年無間言中表某少孤敬生公卯而翼之娶妻生子遽亡遺孤子女藉君以長嫁娶以時里有兄築室而妨其弟之出路者弟忿要兄於路以辱之君以寡兄弟不忍見其相殘也遽曰吾牆在屋外尚可移進數尺以擴爾之出路弟與兄俱慙感而退嘗謂修辭立誠言行並重學者嚴意

惡而尤戒口過爲辭二十四則箴之座右且刻以廣其傳居平呐呐如不出諸口當大事叢集發謀出慮動中機宜至於興利除弊平反大獄必籌畫周詳不敢以輕心棹也澤或及一方惠或被數世藉大力以見諸施行而口未嘗道筆未嘗紀雖其家子孫無由悉知有心世道者第就諸開府所設施者而求之可以得其大畧矣著有春涯老人詩文稿四卷短檠隨筆五卷楚游紀程一卷

舊史曰城南有嶺曰鐵冶水部朱鹿田居焉鹿田詩才雄拔睥睨一世雪門爲其鄰保與之酬和吾嘗目雪門

爲詩人旣與余校藝於里塾吾又目之爲文人粵東道
故雪門於子朱子之書橫豎鈎貫身體而力行之吾又
目以爲學人而不知其所樹立者如此其宏遠也夫士
君子不能用世卽當爲世所用而以學包周身之防不
相窺於本原之地驩虞小補不足以襄治急功近利不
足以致遠而或乘權行勢樹私恩而罔市利日乾沒而
不已故雪門之所羞稱而賢達所不許也余傳雪門傳
其行誼傳其品望有匪風下泉之思焉有勸一諷百之
旨焉而豈徒寬後死之責哉

孫隱谷傳

孫君隱谷捐館會旣卒哭士友謁余而言曰隱谷磊磊
奇士而有利於物且辱知於子者甚深子如勿言久且
湮沒不彰是重亡吾友也責在子子不得辭乃爲傳曰
君名宗濂字栗忱一字隱谷孫氏系出餘姚以文章忠
孝顯名前代高祖安山公始自姚遷杭隸籍仁和封公
對生子二人君其季也少有大志不因俗俛仰母夫人
范鍾愛特甚然淬勵之以學未嘗一日廢書入太學一
試京兆不利三就本省鄉試始列賢書明年戰藝於京
師而絀遂絕意進取時年未三十也上承祖父苞蔭用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五
計然之策懋遷有無內外兄弟衆夥廉其精幹者悉引
爲已助北窮遼薊南達楚粵時其消息而操奇贏發縱
指示千里之外洞若觀火以故九族之親無憔悴失職
者君亦收其指臂之效而家益饒母夫人病亟行不正
履脇不貼席刲股和藥竟不起三年讀禮容色貶瘁其
奉封公也涼堂煥室飭廚豐膳招延親故棋槩相娛以
順適其意善養志者未之或過也庭有嘉樹築堂名壽
松廣儲羣籍增長神智有友六七人皆高岸無凡情伯
兄黃門宗溥告養家居時來偃息還共談笑以余爲老
馬之識塗一字之疑剖析毫芒究極根柢君有過舉余

輒面規言議所及余絞訐不少假借君未嘗不婉受也
君學於錢孝廉戢曾督課甚嚴孝廉歿後妻孥不免寒
餓君感其意廩之終身年家子湯憲胡一謬韶年有雋
才使來家塾以養以教而業成從子照屢困童試不得
志禮聘湯孝廉萼棠指授文律卒隸學官孝廉病失血
火色上炎畏風避人如蟄燕君量水稱藥令海寧林元
處方捐千金不問出入而病漸差陳大令廷獻遠官雲
南舟車萬里君資之以達旋以憂歸官廉不能償君益
自憊曰爲吾友者不當如是耶疎戚吳粥粥無他能依
君以老爲營美櫝或曰豫凶事何亟亟也曰使及見之

恐其遽瞑目而疑我之薄也逮君死而吳尚健飯用意深厚雖細不遺如此君素有奔騰之疾每發宛轉諄脰痛不欲生醫工以爲寒氣所致故金石酷烈之藥恣啖而不復疑盛夏薄遊禾興歸而痢一日服來復丸至六十暴下臭穢不可近旣而腹膨脝堅如石疾竟不可爲俠尸於堂哭聲殷牆屋其增歛絜息竟日夕而不能自已者皆世所謂孤惇嫠獨之人待君以舉火者也余聞惡耗悲咤不自聊賴理不可測數不可推輒爲荒唐曼衍之說以自解曰彼世所謂孤惇嫠獨之人上天之所剝落而摧抑之者也君獨力振諸溝壑逆天而行事其

犯造物之所忌也固宜一夫不獲若已納隍此禹稷之奢願也君渺然一匹夫爾智小而謀大力將不繼夫以匹夫而參帝王師相之權固已爲世所側目而芸芸之衆君所施德者爭效畏壘尸祝於君而福不能勝千人所指無病自死其以是哉其以是哉君耻謁選人又不肯入貲得官乙亥歲大祲嘗出粟千石以活鄉人大吏高其誼請於朝例得議敘非君本志也娶於范卽母夫人之姪有賢行三子皆幼居喪擗踊如成人君子卜其後之必大也

舊史曰隱谷性僻冷與世俗殊趨而有三反生平不肯

就人飲而獨喜客一日無客則不樂飲食川流廉空察
貳酣嬉顛倒窮日累夕而不厭一也後門寒峻禮接殷
勤有高位於朝者衆人爭趨若鶩君避之惟恐不後雖
在親串未嘗輕身先謁二也性喜施與疾有藥死有櫛
寒衣暑帳歲無程限而不肯飯僧佞佛彼教所謂福田
利益之說堅悍而不爲其所惑三也嗚呼特立獨行之
士世不概見庸人以蠢愚而享遐齡富人以鄙嗇而保
厚實尸居肉食耗農家之粟米造物不之靳而獨速君
之死鬼伯不仁天心難問而謂吾能無憾乎哉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八

陳安人傳

安人姓沈氏系出吳興勝國初建始遷於杭高祖文隆
隆慶進士朝議大夫歷官河南觀察父承觀授儒林郎
安人幼敏慧四齡授內則女誠悉皆上口敦詩閱禮不
苟訾笑年十八來嬪於陳君舅曰封光祿大夫少宰定
菴先生君姑曰封一品夫人潘太君實生州司馬景山
以安人作配安人雖處貴族不異後門練裙練帳躬御

澣濯炊爨煩辱之事皆親以爲之母敢怠以是先後宛
若之間獨能得堂上歡康熙甲寅閩逆跳梁城人洵籍
闔室出避西谿安人不爲所奪曰 聖歷得天大仙秉
鉞虎臥嶺隘電掃賊庭譬猶舉炎火以烤飛蓬覆滄海
而沃燦炭會城鍊甕亮必無恐旣而徙者悉遭野掠陳
宗安堵無恙朗鑒先識衆始服焉閩凱旣捷士衆上流
旋浙繫其脅從者爲奴婢空閉江干索金聽贖安人從
與司馬影質環瑱傾倒筐皮完保者凡數百家脂粉之
確一朝畧盡不少遴惜旣而司馬邁染羸疾安人首如
蓬葆食不甘味浣剔嘗藥始將積年而所天不祿一慟

幾絕子方就傅弱女僅彌歲呱呱而泣施施而眠安人
劬躬燾後手理線紉帷鐙篝火支夜雪而饜晨風一月
常得四十五日歲時奉諱提攜子女榛筭貫鬢朝莫上
食清淚汎瀾霑漬槃榻姑殯在室柩行有日矣鄰火弗
戒炎燎及廬安人麻衣憑棺嗷然而哭願執伯姬待姆
之義以身殉姑天爲反風疾雨川注薦器甕廡不侵傷
絲葛縷髮不摧敗質明祖奠次第成禮千車會葬咸共
嗟諷以爲孝感所致自司馬捐館兩遷其居安人杖拄
內外虔庇家事井甯溷藩皆應繩墨男婚女嫁依俗儉
豐方六十誕辰戚里謀進觴讌安人闔戶致辭敘說仇

儷蚤乖家門衰落水田堯瘠衣食繁滋子爾遺孤方將
說學洗金攻石還望諸君發不恤緯乃情歡宴感茲柏
下得免增歆因而涕泗橫流反袂內向衆皆敞罔遷延
揮解庖翟咨嗟廢座頌述賢明年六十四以末疾之蓋
稱未亡人者三十四年以格於例不得旌與司馬合葬
海鹽之新阡安人長女適汪氏外孫曰韜英手所述行
狀來告曰昔魏辛毗女憲英聰明有才識外孫夏侯湛
傳其內範蔚宗載之漢史吾外王母儉而好施調恤徧
干九親恩紀及於侮甬屏梱內常行細事不勝道特疏
其可傳者著於篇子盍爲甄練其文句以獻之太史氏

乎余謂古之頌列女者有七而以貞以順爲大信如韜
英言安人則兼之者也詩曰彤管有煒是可以書矣作
陳安人傳

周母湯安人傳

安人氏出于湯籍隸仁和世爲顯族父曰右曾官小宰
長翰林高文清望冠絕朝宇爰初持節且蘭寄家寶應
安人年十四卽從石林喬侍讀受詩十六相攸于周爲
九峯先生繼室仰奉尊鍾惠接先後依仁蹈德動中禮
法舅沒姑老著代彌肅克相夫子志學厲行以有位於
朝嫻習掌故贊治邦禮僉曰允哉小宰位崇祿厚買田
贍族俾安人筦其出入盈縮有則怨讟不生從子琦以
姬以育俾立室家旣生子龍瓚瓚子嘉猷前後登賢能
之書年六十六順時奄化內外怛戚不謀而同安人生

通古堂文集卷三十六
四
膺展祿之榮沒著徽柔之間宜彰懿範俾示昆裔

陳母張宜人傳

海陵陳璨生三歲而喪父九歲而喪母封宜人大母張以鞠以育至於有立陳氏自宋南渡後通仕籍者十有五世璨父爲昭銳意進取天不克繼璨生而羸弱讀書遇疑義窮日夜不休而病益甚遂不復措意科舉之學獨以詩耀於時今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大母以疾棄養璨承父重哀毀骨立寢苦泣血述大母行事介余門人宮生爲坊暨其中表袁生來章謁余而請曰吾大母劬躬燾後不宜無聞於後世得夫子一言可徵而信也余嘉璨少孤而能力學讀其詩溫恭而親仁知宜人善

教而孝子順孫之言不欺也乃最其大凡以爲傳曰宜
人遼東世族有勤勞於王家祖東安公襲布他喇哈
番徙揚州父振侯公令福建之長汀有善政宜人其第
三女年未及笄卽通書史工吟贈奉政大夫南村公知
其賢爲秉鈞聘焉秉鈞卽溥亭公也年二十有三來歸
于陳南村蚤失冢嗣而嫡孫又復不祿溥亭應繼大宗
蘋蘩籩豆奠於牖下宜人實爲季女之尸深得南村公
之歡逮南村公捐館舍伯無子宜人命冢子爲昭左祖
髻髮憑尸而踊卽主人之位族人知大宗有子而多宜
人之能割私愛而明禮法也溥亭公筮仕浙江宰鄞宰

鎮海時時以報 國恩卹民隱爲最內政整理米鹽凌
雜不以恩公故公得壹意於爲治所到皆著豈弟之績
夫何皇姑在籍病篤公驚惶不知所爲期請急歸省宜
人請先往兼程載驅夜渡錢塘輿中雪積二寸許不自
知也歸拜牀下親侍湯藥脇不貼席者踰數旬疾竟以
差僉以爲孝感云明年皇姑繆太君與君姑孫太君不
匝月而相繼下世溥亭公尙羈官下宜人鬢笄雀踊克
贊大事哀禮不愆夫何爲昭公體素尪羸疊遭大故哀
勞不節甫踰弱冠竟至不起宜人執重喪抱奇痛晝哭
夜哭恐貽溥亭公之憂勉自支持而傷心慘目至斯極

矣夫何溥亭公以末疾卒於郡城當是時饌于序歛于
阼俛于堂經于序東而苴經散帶負版而辟領者莫適
主也弟鍊坡噉然而哭曰爲昭死則璨也宜後吾伯雖
然吾不忍兄之無後也以次子斨承吾伯之重而以璨
還吾兄是伯與吾兄皆無子而有孫而璨也克家兄之
目可以瞑矣宜人哀而許之璨有子二曰沅曰濂皆能
世其學而溥亭公之後滋益大初宜人止一子絕愛憐
之而折夔之教不廢爲昭以勤學死璨弱益甚而學益
力宜人有鑒禁之使不得竟學故璨不逐時好而詩格
獨清

汪母顧孺人傳

太君姓顧氏世爲仁和人高祖某明鴻臚寺序班曾祖
大奎知廣東長寧縣事祖文炳南都時喜查河南閩浙
三省錢糧官監紀道考師錫國子監生太君性沉靜不
苟訾笑孝經論語諸書略上口卽能通曉大義國子君
遠遊踰絕塞歸至大同病歿無子太君年甫十一聞訃
哭不絕聲母沈太君慰諭之曰吾與汝相倚爲性命若
汝死吾何生矣太君懼傷母心日不敢哭夜則淚涔涔
漬枕席間終喪三年始茹葷人以爲孝十九來歸舍亭
先生時王母王太安人君舅克致公君姑袁太君俱在

堂太君奉事重闈咸得歡心門內期功之親長幼四十餘人接以恩禮君舅春秋高生計日刺促舍亭先生冀謀升斗之養三試禮部不售需次銓曹太君黽勉有無營甘脆以事二人不以貽舍亭先生內顧憂沈太君中年善病迎養于家極誠盡志三十年如一日舅姑先後奉諱哀毀骨立附身誠信勿少有悔已而舍亭先生不祿伯子衡州有雋才而天三世春秋窳窳之事舍亭茹痛力任艱勤仲子西顯善承母志行營善地侑妥先靈太君爲破涕一笑曰吾爲汪氏婦幾六十年而今而後可以弛擔矣諸女嘗窺太君左臂有三癍痕闕勿言詢

至再三太君泣然流涕曰此汝外王母汝父病劇時所封此汝王母彌留時封以和糜而進者也外王母及汝父瘳而王母卒不起豈非天耶舍亭先生有友某負官錙繫獄謀所以脫之而囊無一錢繞室行竟夕勿得計太君叩知狀啟篋出金跳脫授舍亭先生事竟釋未嘗以告人也性樂施與以急告必量力應之曰人必待有餘而濟物則終無濟人之日故衣敝食淡勿靳也御婢僕終身不聞譙責聲飢寒勞苦體卹靡勿至有婢以瓶酒瀉地旣覺惶悚太君曰此誤也何懼爲其寬大類如此今年春二月偶示微疾戚屬問起居輒告曰吾聞飢

民日斃于道心戚戚不樂無他病也病稍間每晨焚香持佛號默禱于天願賜豐年以活萬姓嗚呼年竟豐矣而太君卒不起天果不佑善人耶享年八十有二子三浦先沒次沉次浚子女子三人孫二人彭壽介壽舊史曰襄陽記稱司馬徽徑詣龐德公呼速作黍徐元直當與客來德公還家都忘賓主醇風高致炳耀史冊余心竊向往之而求之朋黨中固未得其人也寒家世居松里與汪氏鄰並者近百年連牆接席昕夕過從舍亭先生有才子三人皆余執友獲以通家子拜太君子堂下論議泉流肴核繼進媿言懿行他人不及詳余固

所飫聞而熟見者也逮後重以婚姻太君愛余弱息如女孫蘭蕙雖摧而蔦蘿松柏之誼故在太君溘然厭棄人世余獨默悄而念童稚之追陪愴乎有餘悲矣

洪母吳宜人傳

太歲在乙酉夏四月既望洪君體公喪其賢偶撰述闕
行踵余門而請曰願仁孤生弱植關河踰越辛苦備嘗
惟吾婦實左右之以紓吾內顧之憂吾父棄養京師吾
母程太宜人在堂吾婦晨羞夕膳能得吾母歡心庭闈
色順不使願仁稍陷于不孝吾父兄弟二人世父心言
公早世以吾伯兄爲後世母吳太孺人冰霜勵節卒邀
旌門之典吾婦敬事如吾母動無併倨語無勃谿推豐
就約和于先後不使願仁稍陷于不弟願仁出奉大人
先生之切誨動無違言居承當官長吏之誣諉迄無墮

事米鹽凌雜吾婦不以媵余弔死問疾周貧郵故井井不畱遺憾推擠人世不使願仁不得比數于人願仁夙感肺疾每一舉發輒至兼旬吾婦脇不貼席婉婉聽從吾嘗倚以自壯而疾不至于大劇嗚呼吾婦亡矣歎歎煩醒實盡傷于余心旣念吾婦有佛性有賢哲心有豪傑計畫奄然順化淑行不彰余之負疚于吾婦也有終極乎吾子以微顯闡幽爲職業文直事覈詞不虛美煒彤管而繼青史氏之記則吾婦爲不死矣余視其狀實徵之洪氏之戚黨益信乃據事而書之曰宜人姓吳氏歙縣之北岸人吳于北岸爲著姓父廷士公遊學京師

時亦蒼洪公需次州牧相得甚歡遂締姻好亦蒼公才器霍繹籍甚公卿間世宗憲皇帝方釐清京通倉穀厥舍朽壤思得幹才經理延問廷臣太宗伯吳公襄監察御史劉公運鮒交章薦剡蒙恩召見特賜克食真異數也夫何遽以疾終體公年才十七孤行策蹇戴星而奔未三月持喪歸新安服闋奉母命迎宜人成禮阼階著代而後宗黨嘖嘖慶體公得賢婦程太宜人體素羸弱不能一日廢藥餌宜人扶持抑搔能順適老人之意歷十餘年無倦色太宜人棄養宜人呼號雀踊衰杖卽位觀禮者瞿然知內

政之肅也體公自歛遷揚食指漸繁宜人躬親庶務崇
儉節浮練帳練裙絕去華妍之飾以急告輒傾筐倒庋
或至影質以時其緩急巫覡之禱祈尼姐之香火未嘗
爲所惑也向居里門五服之娣姒同居雍穆歲時慰問
殷勤饋遺不絕母氏疾終新安以不獲親視含歛隕涕
悲哀歷久不能自已嗚呼以宜人之賢明慈孝宜享大
齡忽感氣疾如何不淑春秋五十有四體公劬勞公事
屢覲天顏錫賚便蕃恩加頂帶超踰常格宜人
受封所自來也子一箴訥恩勤嚮閔而折蓼之教不廢
故能有立孫一紹振

舊史曰雜卦謂坤爲布爲吝嗇布與吝嗇相反而大易
備言之是地道不得不出于布而婦道未有不歸于吝
嗇者也宜人佐君子施仁行義與易布之義合而卒未
有一之鄰于吝嗇豈非賢明之識超出尋常萬萬上行
下濟以濟人道之窮而通聖言之變者乎吾友程莖寬
中篤厚君子也與洪氏有姻連言宜人軼事頗悉固體
公所不及備言者也余平居讀易每以人事體天道近
于陽剛者爲男子近于陰柔者爲婦人陽居大夏而布
施成功陰居大冬而空虛不用空虛于吝嗇之意合布
施則布之義不繆也觀于宜人而知大易蓋有爲言之

舉一世而皆出于吝嗇獨疑坤道之有不吝嗇者何也
蘇軾曰創法大冬而空溫不用空溫于吝嗇之意合亦
于則謂吝嗇與于哉于創法者為滅人則其大夏而亦
公和不以論言皆由余平思願長存以人事歸天數及
中復思于由與然凡亦賦數言宜人辨事賦悉固歸
不吝以與人散之而而而聖言文變者于等文賦整實
有一文德于吝嗇豈非實則文滿賦由尋常海萬土行
尚者由宜入於于賦口言與其亦之舞合而卒未
爾言文景此賦不辭不出于市而而賦未有不識于吝
嗇史曰辭佳謂賦然亦為吝嗇亦與吝嗇計又而大且

魏母奚孺人傳

孺人姓奚氏父起雲公先世自秀州遷杭資性仁慈夙
遵女誠笄而字來嬪于魏蘆溪先生之介婦靜淑淑配
也質明贊見于舅姑翁然有佳婦之稱閱歲威姑章安
人不祿雞斯雀踊以杖卽位帷堂靜處不愆于儀靜淑
負經世之才好讀古人書父兄客遊四方諸幼弟悉令
就塾食指數百以一身肩任家事竟以勞勤得痰疾日
一舉發卽瞖亂不省人事久且却飯不御醪醴湯液倚
孺人若左右手性又卞急稱水量藥不假手婢媪恐干
怒也姑歿舅老孺人視時早晚問衣煖寒肅而彌慎至

是適病喟曰夫子孝翁儻不斟其能無恙乎夜于北斗
下哀號請減已算以代而竟不起靜歟死而復蘇者再
坐是眠食俱廢宛轉牀第間遂成痼疾閱十餘年孺人
時其消息稱誦古昔曲相寬譬靜歟貌瘠而神充七情
不伐六脈自恬無辟穀之方而有悅生之術貞疾恒不
死合諸上古天真之論理或然也析箸後孺人支持門
戶心力交瘁得勞瘵之疾以卒乾隆歲在戊子九月二
十六日也年止四十有五孺人無違夫子氣靜而和弭
心抑志而不躁宜迓天庥而年不躋下壽何也迹其侍
疾數十年來危疑震撼以措其天倪者日不知凡幾本

實先撥矣嗚呼孺人欲減已算以益翁壽翁命不延而
孺人旋卒天道果無知耶

舊史氏曰汝墳之詩序以爲婦人能閔其君子夫第曰
閔之而已則猶託之空想而非與之共均勞苦也芣苢
之詩列女傳以爲蔡人夫有惡疾夫第曰采之掇之將
之而已燁潘請醜燁湯請浴止矣而非須臾不去左右
也魏孺人之侍疾也自春以至于冬閱年則旣久矣自
朝以至于夜爲時則已密矣其于汝墳芣苢之婦人何
如也周南十有一篇言后妃以及貞女者居其九名南
十有四篇言妾媵以及大夫士庶之妻者居其十一王

化始于閨門家道起于內助孺人生逢二南之化輶軒
之使無詩可采彤管無徵不記于青史氏之記其終湮
沒不傳乎子嘉穀永言孝思思得篤古而善于辭如衛
宏劉向者余非其人也因汝墳而思宏言因芣苢而思
向言孺人有過之無不及公聖治邁二南遠矣夫

文詩既文而思為蔡人夫育惡矣夫蔡曰采之澁之泔
閨之而曰思餘瑞之空悲而非與之共此幾苦出芣苢
晉史曰曰也魁文精氣以爲融人論其深年夫蔡曰
歸人賦卒天數果無味也而思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實夫賦矣即也即也即也即也即也即也即也即也即也

江母劉淑人傳
淑人姓劉氏江都舊族處士成遠公女生而端慎不苟
訾笑年二十來歸於江觀察初存公初娶於宋爲嵩南
學士愛壻早喪賢偶筵以萬淑人生子昉先三年亦歿
觀察公分符浙郡劬勞王事昉熒熒無依淑人恩勤鬻
養珍逾已出融融洩洩忘其爲失母之兒也既觀察公
解組家居爲昉聘婦於黃將納采念蘋蘩禋祀無執爨
之主婦筮日夙賓告於先人之祧爲萬淑人立栗主耐
於皇姑羞出自東房奠陳於牖下簋簋籩豆既匡既飭
淑人實爲季女之尸逮黃氏婦于歸質明而見阼階著

代榘榛棗栗獻於燕寢淑人實爲君姑之尊亡何觀察
公捐館舍食指數千米鹽凌雜淑人髻髮要經稱未亡
人閨門之內肅若朝典廣置羣籍壹意勵孤兒以學族
之老成耆長無弗敬也鄉之賢達名碩無弗禮也戚里
之悍獨鰥寡無弗恤也昉恂恂謙懦涵濡前訓而束身
於規矩視膳蚤莫問衣燠寒謹無形之視聽所謂養志
者無不至以故觀察公雖歿而家道益光厥問不隕先
人繼室之命告於廟未請於朝也龍章翟禕有命
自天母以子貴得封淑人充閭觀聽榮昉之孝榮母之
慈也淑人爲江氏婦爲江氏母者三十有二年歿春秋

五十有一昉哀毀如所生子婦杖而雀踊執三年之喪
榮哀禮備至性萃於一門君子以爲難禮爲母服者凡
十有四慈母如母一也繼先人之室二也昉兼行之淑
人慈可以風世貞可以型家輜軒之使有陶物振俗之
權者將於是乎采焉故備著於篇
論曰淑人之來歸也非有奠雁反馬之儀同牢合巹之
禮遽躋之壹與之齊之列疑若觀察公之有惑志而昵
於宴私者秉經之君子議禮之碩儒固斷斷以爲不可
者也逮公棄養淑人以一孱女子挾未成立之藐孤搢
拄內外奇技淫巧足以蕩其心妖童媵女足以蠱其志

擄蒲狗馬足以紛其好輕詵任俠足以壞其習宵小環伺百出以嘗江氏危若朝晞之露淑人肅折襲之教持健婦之門使昉日游於諸兄諸父間嚴憚淬厲勿納於邪轉危而爲安其有功於宗祏者甚大然後知觀察公之憂思深而慮遠也不崇之以禮貌則其體不尊不假之以事權則其柄不屬荀息之忠近在閨閣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於戲淑人其可以見觀察公於九原此固秉經之君子所不及窺而議禮之碩儒所不能置喙者也觀察公有惠政於吾浙余以部民親接顏色通門之誼昉尤善余余之不能以文字媚人也久矣聖

王緣人情以制禮義在而禮起焉情至而文生焉其傳淑人也沒賢行而不彰其失小拘文牽義澆溺而不能白觀察公之隱其失大因事直書有表微之責焉德我罪我豈所逆計哉

與好堂似多情好
白麟察公之歸其犬大囚車直書而表婦之責其惡狂
斯人此野實不而不得其夫小許文章義典必而不
王絲人許以補斷差亦而斷張語靜至而文全語其

孫新婦方氏傳

方君同溪與孫孝廉栗忱同學友善夙有昏姻之約栗
忱遽以疾卒同溪不忍背也卒以女歸栗忱仲子仲子
傳曾字誦芬讀書能文章溫克而好仁母范夫人急欲
見新婦以乾隆龍集丁亥某月下浣迎于女氏之黨昏
二十日而疹發醫匠誤投他藥竟至不起時方逾月也
年才十有九云誦芬踵余門而告曰亡婦德性夙成跡
其所言有孫曾滿前白首稱孺人者所不能道年雖不
永而其言足以不朽夫子以鴻筆提獎幽隱盍記之則
吾婦為不死而以附于吾家之譜牒使宗人知閨禔之

中有賢孝如吾亡婦者斯亦小子僞曾不幸中之幸也
按狀方爲新安望族祖萊國子學生父濂爲諸生有文
名以明經貢于太學新婦少嫺閨訓自八九歲時佐其
母氏綜理家政持籌握筭布指了了老于會計者弗及
也性婉順得大父歡大父嘗患瘧從諸母後量水稱藥
久久無倦容又以母病夜禱于天願以身代脇不貼席
病愈乃已向從同里江孝廉岳南指授詩律孝廉病且
沒倉皇者累月每乘暇問其身後事孝廉實無中人之
產輒悽愴不懌同溪爲孝廉妻子謀資生之策經營者
數年稍有端緒以女故也親串中有不得其所者禮敬

尤篤騎情德色無幾微見于顏面其天性然也孀姑以
目疾艱于舉止朝夕左右惟謹阼階著代而後甫三日
耳姑偶思飲卽親手執湯以進婢媪卒不及料見者莫
不稱嘆頻以讀書勤學規誦芬且曰聞君家貧交密戚
賴翁以舉火者衆矣翁雖沒不可忘也又曰人以急告
君慎母以亡爲解須應之應之而此心安安心亦進德
之一助也其言之舉要而知大體如此及病作脂箱黛
椀料檢如平時不飾不敢見君姑姑來問疾恐姑加憂
隱諱不肯深言輒曰新婦無病雖疲飢必起坐以致敬
母氏來喜極始靦然一笑與誦芬言祇曰讀書言不及

他嗣後亦無言也既彌留念母不絕口而逝新婦夙有賢聲范夫人鍾愛特甚哭之慟兩家之戚屬以及臧獲侮甬莫不咨嗟嘆悼至有流涕被面者嗚呼此豈易得于人哉

舊史曰誦芬言新婦德性夙成其言有白首稱孺人者所勿能道余詰之其一曰勸學夫讀書苦事也又非婦人所樂聞也今之人少已不好學至耄尤甚其妻責以理錢刀長子孫爲當務之急雞鳴昧旦以讀書相勗者吾目未見吾耳未聞者久矣以爲白首稱孺人者所勿能道則真勿能道也其一曰樂施夫施子斲事也聖人

云老而戒得今之人嗜欲早開倒行而逆施當戒之于血氣未定之時而婦人殊甚坤道吝嗇將爲善謀及婦人必不果席豐履厚孰肯損己橐而益寒人博施濟衆此大同之化而聖賢之洪願也以爲夙成則真夙成也吾悲夫老不聞道蚩蚩食息無一事可以及物無一言可以垂世勸學勸施之美噤不能發遠不如一弱女子慚汗欲死故詳記之以志吾媿後有覽者卽以此傳爲余息黥補劓之方可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二十餘年
仁和尚杭世駿而大宗撰
記事 謚議 祭文
彭無山遺事
彭鵬字奮斯號九峰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
曾祖從野公文質復徙興化郡城之刺桐巷家世甲科
清白相嬗從野公歷官廣西左叅政贈兵部左侍郎祖
憲安廣東陽山令父汝柏處士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
抱置膝上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雨五字屬對卽應聲
曰地氣欲爲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圍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仁和尚杭世駿而大宗撰

記事 謚議 祭文

彭無山遺事

彭鵬字奮斯號九峰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
曾祖從野公文質復徙興化郡城之刺桐巷家世甲科
清白相嬗從野公歷官廣西左叅政贈兵部左侍郎祖
憲安廣東陽山令父汝柏處士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
抱置膝上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雨五字屬對卽應聲
曰地氣欲爲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圍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郡城大掠劫人要贖賊蔡某與處士有隙發卒圍其家處士他出得免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復來圍室鵬登屋急走逃於族叔祖母牀下二日得免母戴孝于文學應禧女也告處士曰食盡矣稍延俱隕屢告輒呵阻一日處士宿從兄家母乘間黎明率鵬兄弟偕伯母伯兄潛出南關將奔錢唐祖居行未數里遇長髮二十餘人裹頭持械恫喝而上衆皆戰慄伏地有蟻姓者長矛衣甲後至呼曰老者家姑餘吾中表也乃釋之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爲梁鵬怖不前蟻姓負而渡旣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伯兄年二十餘剃頭短髮母泣懇護伯

兄至家蟻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衆緩步更闌迷失道蟻與伯兄返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執蟻亦受縛達旦始釋而彭氏家世姓名蟻初不知也蟻以救鵬母子兄弟寇遷怒逐之旋爲營丁所戕後鵬哭以文所謂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死之也而究不知其名也處士入自外室虛無人間道走南箕遇寇拘執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脫之逃至吉蓼城陷從吉蓼潛至舍鵬與母亦稍稍聚寇跡知復來圍室無所之仍走吉蓼鵬從而後十歲兒徒跣八十里備嘗艱苦其時麥五兩一石處士自磨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三
麩作糜漿寢席濕鹵地夜不能寐爲人畫一袍購麥一斤八兩父子止一餐寇退始返躬自割麥日烈鵬持大葵扇隨母掃落葉代薪鵬負筐隨乳母俞誇於衆謂鵬爲非常兒爲人礪米線囊貯菓餌遠來啗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戚弗見彭氏貧無有舍鵬者俞嘗在沈家棲止攜鵬宿於沈鵬年十二弱小不勝衣遇試日五鼓俞襁至試場前門闔始去日午必竚俟襁而歸年二十試於學使者冠一軍順治庚子舉於鄉出永嘉王錫瑄之門有國士之目錫瑄時方李福清也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忠貞公承謨於請室橐鞬

從公入者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同日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寧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死於福寧鎮者總兵吳萬福也闔門死於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繫組死於不赴召者龍溪縣知縣李塤也范公以下七忠鵬嘗爲文祭之後皆爲之立傳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僞州縣敦迫就道閩士耻爲之用進士葉有挺走山中經於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毒藥攻潰肉腐殆見骨舉人游標佯瘋劉渭龍麻衣徒跣以丁母艱免皆鵬密友也鵬猖狂臥病日啜綠豆一杯去渣存汁絕粒飲

水鬱爲枯腊僞曹院僞樞密僞都督僞布政節次檄催
僞府縣僞同知僞縣丞親臨相視三年中死去二十五
度或盡兩日夜灌以藥不甦炙以火不甦穿鑿牙關滴
以湯水不甦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其侍者郝頭
陀稱渡和尚號以無山無山本師所命也處士遂削髮
爲僧裝鵬臥牀千日逆平蹶然而起計凡五上春官人
試者三不得已謁選人得三河令三河爲畿東劇邑旗
民雜處驛路衝疲鵬至革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
平冤獄建黌宮設義學禁拷索車夫之旗人詰冒充黃
帶子之游棍實心任事不畏強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

使來索餼牽縶於庭鞭之糞鹽自矢有時絕糧然歷任
一十四年降級者十有二議調者十議削者二

聖明洞矚皆邀 恩免巡撫于成龍特薦 名對時問
及家世并拒僞狀 賜金嘉獎 命吏部郎赫申兩日
馳七百里口傳

上諭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如居官好處是如
何好九卿列薦十一人大司馬李天馥啟奏鵬名

上曰朕召見久知之於一十二人中 特簡四人鵬第
一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皆御史鵬特以給事中用需
次回籍卽家補授工科給事中時歲在甲戌會試充書

三房同考得士九人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旋以原銜河工効力國帑絲毫勿預帮築大墩草壩等處挑濬帥家莊淤淺運行無悞秋濤齧隄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畱以病乞歸不得請時上親征準噶爾奉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卽與爾等本身出征効力相同之旨捐馬二匹請以馬代身乞假暫歸旋以原官起用効奏元輔直聲震天下出爲貴州按察使有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政使歷廣東巡撫舊史曰錢唐馮景素仰重鵬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

齒盡禿遂附會其事云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夫鵬居興化郡城逆據福州不相見也逆檄鵬鵬堅臥不起拒僞三狀見刻古愚心言中辭甚婉欵而致僞參軍僞治中僞郡守書皆以病未嘗一言抗也鵬示疾牀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覲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佯示血咯凡十餘日齒血凋竭牙齦崩露其事詳上其房師永嘉王錫瑄書中齒禿之故以此此確證也景又言鵬爲給事中効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按古愚心言訖於康熙丙子此言果實又在丙子前三年何

以不刻入心言中然以其目考之凡二十八類獨無奏
疏意其奏疏未刻而景所見者邸抄有無不敢決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內翰李公遺事
李性麟字丹書號畏齋先世自棗強遷武定父之莊卽
相國文襄公介弟也君幼稟至性生四歲遭母喪哭泣
跪拜如成人康熙丙子舉於鄉丁丑捷南宮改庶吉士
以省親請假旋里奉繼母病終夜不寢及居憂毀瘠幾
不能起父感痰疾日事參苓量水稱藥十一年無惰容
暨病亟請高僧息疑誦金剛經祈減已算旣捐館痛不
欲生營度葬事雞斯徒跣逡巡風雪中遂得脚疾久之
不瘳年三十七絕意仕進廣儲羣籍肆力其中開設義
塾宏獎後進藉以成就者甚衆郡翼以積雨就頽命子

內翰李公遺事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內翰李公遺事
李性麟字丹書號畏齋先世自棗強遷武定父之莊卽
相國文襄公介弟也君幼稟至性生四歲遭母喪哭泣
跪拜如成人康熙丙子舉於鄉丁丑捷南宮改庶吉士
以省親請假旋里奉繼母病終夜不寢及居憂毀瘠幾
不能起父感痰疾日事參苓量水稱藥十一年無惰容
暨病亟請高僧息疑誦金剛經祈減已算旣捐館痛不
欲生營度葬事雞斯徒跣逡巡風雪中遂得脚疾久之
不瘳年三十七絕意仕進廣儲羣籍肆力其中開設義
塾宏獎後進藉以成就者甚衆郡翼以積雨就頽命子

壽淵鳩工修葺視家之所有悉以充之以是樂輸者衆
殿廡規制大備皆君所創也同郡袁熙宇天啟中以侍
御劾逆璫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疏稿散失君搜輯爲
一編攷其遺事爲之立傳又輯武定四賢集四賢者前
都憲李伯淵總制劉範董少司馬史磐石及熙宇也又
輯前黔藩吉甫馬公暨夫人邢氏遺文爲忠貞集以補
志乘之闕與人交不輕爲然諾以急告不以亡爲解公
安同年馬君來京謁選人負官逋百餘金檄至倉皇計
無所出君檢篋中金盡以畀之聞風者競相伙助事遂
得解新城王思遠以唐山令解官後任某誣揭虧帑金

數千獄詞株連君爲走千里之順德力白於郡守卒雪
其事姻家杜誠方援例大同所託非人侵捐項千餘金
移原藉行追而誠方已物故孤子弱小求解於君君與
曹君枚巖謀走使白諸當事責之代捐者俾完項累始
釋霑邑宗人廸九教習在都猝遇疾惟一老僕從廸九
握君手淚承睫不得語越五日卒君爲買櫬躬視含斂
斂金歸其骸前州牧壽爾康卒於官其子以帑累羈滯
武定困頓不能自存君爲首倡買田以資其生不數年
其子復病歿雙棺厝孤廟中君歲時必祭卒還其喪卽
墨同年黃長文司教武定薪米恒不繼及憂去貧無以

行君經理其歸裝女櫬寄荒祠中復捐地葬之信邑馮
盛章五十無子買妾有成議懼爲宵小所乘藉君力獲
娶歸連舉二子州牧何去州有民欠借穀若干君代認
五十石是歲歉收穀價踊貴遂竭薄田所入交納一時
人士慕義捐補倉項遂清君復資以薪水何藉是得免
呈吏議霑邑同年任瀘溪令罷官欠庫銀售產不足以
償君力拯之於危急之中割田以贖其子家室保完泗
源季君任州倅歸家計蕩然晚歲益困君時其饑寒兼
賙其後人君承先世積累見義必爲不計力不問家所
贏餘嘗曰若必待從容吾家世清白何時從容耶方癸

未歲大饑道殣相望君之父兄爲鬻以食餓者君躬稽
米薪徧給之凡三月全活者逾二萬人病者有醫死者
有積葬埋之費不他求歲甲申疫大作鈔錄竒方製金
不換膏朔望施給歲辛丑旱甚君齋宿三學寺爲文牒
龍神越二日甘雨立霑邑遭兵燹後城隍多遺骸夏雨
暴漲白骨暴露君于寒食中元節令人繞郭檢拾南門
外義塚纍纍皆是也諸子皆克自樹立君教之嚴而有
法壽彭爲介休令輯居官要箴一書俾令時時省覽邑
當衝道辦軍需者歲無寧晷用度至不給家人東歸無
以爲甘旨奉君爲之召喜曰居官有貧罄此是好消息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吾無憂矣孫本樟成進士任刑部主事貽書戒之曰西
曹刑名總滙民命至重有纖毫可原者務求其生路勿
妄逞意見也晚年於所居齋右疏泉架石構亭其上自
號怡山老人親知入社者皆耆年碩德周覽名勝極林
泉之樂事預刻死期神明清湛不亂山左尙德厲行之
士至今以李氏爲法

書趙氏老婢事

吾姻親趙氏有老婢年七十餘雍正甲寅之五月以老
疾死吾妹以書來請曰婢終其身不肯嫁爲人婦志甚
烈事甚竒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且於例當不
得旌兄以鴻筆提獎幽隱曷念其不久將泯滅假之片
詞庶藉以有聞乎予曰惡是烏得以泯滅也寡婦之莎
貞女之木其精氣光怪尙將寄託之冥漠頑蠢之物以
發抒其志意矧其撐拄於人世者六七十年之久而與
草木卒同腐朽焉於理無是也雖然吾知而不爲之記
則於吾爲不仁而吾戾爲滋大按婢失其姓少鬻於趙

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輟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琤子之學干趙氏者趙氏則戲爲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爲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自韜晦媒氏至詈罵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迺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冒足彳亍不肯前客自外至蒙而眈目不肯視辨色

而興治饘醢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旣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繇憒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櫛櫛衾斂悉從厚謀將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壙志例杭子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者耶在易睽之象云男女睽而其志通婢不爲六二之遇主而爲九四之睽孤不婚不媾比於天且劓有過之焉以于巷有鑽穴踰牆之羞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有張弧無脫弧婢可謂嚴於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旣納采而夫死女往哭成婦禮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竒齡爲紀其事又有貞女莫

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養父以孝終官爲綽楔
表其間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爲而爲之若古潭止水之
不可汨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若曾冰積鐵
之不可斲而玩食苦茹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於禮經
則不合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族
閨儻賢媛之所勉彊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臧獲侮
甬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孝隱先生諡議

唐王勃有言人子不可不知醫自程朱大儒莫不宗尚
斯言而金源張子和至本之以著書嗣後醫家之以事
親養老名編者何啻數十輩嗟乎醫之繫於至行固若
是哉錢塘唐梅崖先生名應文字聖緯以國醫起死人
無算雍正四年以末疾卒於里旣卒哭門人故友私議
易名之典杭子曰先生以醫隱者也其得不謂之孝乎
方先生以母病故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求之前史齊若
李元忠若李密隋若許道幼若王通唐若甄權若杜鵬
舉率同斯意皆以孝顯名天下今請以之諡先生庶幾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其不愧歟然而先生之訓其子樞也顧令之終爲儒而
不少試於醫者何也蓋先生之以考終也以疾不以知
醫免當革時樞亦服膺於庭訓博習於方書傍求於衆
醫之推治數定而術窮焉如王勃所云云者固不可以
爲樞責耳矣且使樞攻其術而善固不能保先生以必
生若攻其術而不善其弊將至於殺人是徒知知醫者
之乃可爲孝而不知不善用者竟可入於不孝而并可
陷他人之子之委於庸醫者爲尤不孝此固仁人君子
之所不敢出也然則先生之禁樞不得爲醫者慎也蓋
其孝也嗚呼此其爲先生之醫也歟謹識

孝貞先生諡議

諡美號也王公卿相積功累行議之太常定之禮官傳
之國史輝之家乘播之士大夫之口斯國家酬庸之盛
典人臣不世之榮遇矣然而美惡緣於恩讐是非由其
愛憎運會遷移山邱零落求其確然可切指者蓋百不
得其一二焉則勢力之難久憑而鴻名之不可謬假也
乃若匹夫爲善闇然日章澆俗薰而醇醲鷙獸感而擾
伏樹烏頭之闕標獨行之傳哲人旣萎物論不移門生
制其心喪朋友弔加麻服或以限於名位格於朝典揚
名則孝子心瞿覈行則鄉邦神悚肇源炎季下逮齊梁

輒以名終進加私諡蓋猶行古之道也嗚呼江介爲宇
內之神臯吳越乃生民之陸海余嘗推原至隱題目人
倫數窮星回水落霜降曩昔聲華絢爛之志悉已濯然
剝盡惟忠孝淳深煌煌燁燁冠冕百氏煜耀兩儀以余
所聞則休陽汪先生天石其一矣先生幼挺異質歿爲
完人色養偏親德動

天聽舐目而銀海還光隄疾而綿疴有喜浣萬石之中
翬攀王哀之墓柏其淳至也如此其昭明也如彼天不
憖遺祥禪俄及百族之英一鬢之雋褰衣戟冠肅乎其
容偉乎其儀造廬而言曰日月逾邁窳窳旣卜先生之

行終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余應之曰驚爆之行不可以
章久遠榮華之辭不可以揭懿美我聞在昔言必稱先
周書云大慮克就曰貞先生愛敬徵於明發孺慕迄於
終身以云克就則誠克就也可不謂貞乎秉德不回曰
孝先生視聽謹於形聲血泣綿於霜露以云不回則誠
不回也可不謂孝乎乾有四德而以貞終士有百行而
孝爲大非貞則孝有時而衰非孝則貞或流於諒析之
則徑術自分合之則天德尤粹請諡先生爲貞孝可乎
言未旣蹶然以興應若雷動黎收而前席曰允矣乎夫
子之言也余曰未也人紀有圭臬論議有元本傳記二

百一十七部表孝德者凡九列史二十三家傳孝友者
一十有五私議之興我其以匹夫而干王制乎而以先
生當之斯固表微者之創體而賓實者之特例也不詢
之故老則無以信今不命之惇史則無以傳後鄙人不
敏嘗學乎舊史氏矣執簡記以發幽光嗚呼有不得而
辭其責者夫謹議

祭沈端恪公文

某曲學所習瞞昧所守不揣固陋猥以媿青儷白瑯刻
藻繪之文就公評隲公時家居衍濂洛關閩之派識老
學博彋彋之說若稊秕之昧日固宜爲公所鄙斥不省
公匪惟不之見絕且命兒子傳鈔弄之篋衍展翫以爲
愉快與客言則深嘉而亟與之嗚呼某何人斯而得此
於公哉繼某獲充鄉貢計車北偕阻水於齊魯之郊崎
嶇險阻僅而得達公日盼其至寓書問訊者再夫公方
佐
聖天子掌邦治夙夜在公日昃不暇食而於閭巷小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志
拳拳不置若此此寒峻之儒所爲感知己之遇鏤心銘
背而不能以須臾釋者也既來京師謁公於 賜第某
以爲發策決科之道公必有以提耳而教之而公所言
顧在於修身行己之大端蒞官臨政經世服物之重務
而後知公之所期於某者匪徒博春官入秘苑以取榮
鄉里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某敢少自墮落以負公
哉剛簡勁正之氣所以肩聖賢之道而世以爲遺俗而
忤物博學明辨之力所以明聖賢之旨而世以爲揚己
而露才脂韋澳濁之習循誦習傳之陋當時以爲可喜
固學士所羞而公所不屑教也方公之生某旣不能自

奮於功名以慰公之望道公之歿某能不強勉於學問
以副公之知故凡涕泗漣洏熾夫幼兒之所以致其感
激之私者某不忍抑情以異衆而公之休光美譽歷百
世而未有艾者乃公後人之冠服牆宇某敢不相切礪
以要其終公於鄉里爲耆儒於 朝廷爲名德當世必
有提鴻筆而大書之者某之所以哭公則固一人知己
之私而不足以爲公重也嗚呼哀哉尙式鑒之

祭孫澹齋先生文

嗚呼逝水不還奔曦長騁喬樹摧柯客星墮景雞豔談
元鳩空祝哽鈴閣文孫哀踰柴穎巍巍祖德敬述平生
曰翁至行數難僕更孝於嚴慈友於俊兄割宅成讓循
陔補笙少旣居貧牽蘿葺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蜀嚴
湛冥德林元默侃侃自將詎因蒲帛翁性溫慎斷金以
交嗤彼世路譬猶堂坳芥則爲舟置杯則膠豈如千頃
汪汪不殺富以多文亦兼媚學書填蠹尾經挂牛角天
樸渾渾無事表襮出以用世定見恢倬南踰湘嶺爰暨
無諸豫章九江八桂三衢忽若彗汜又似畫塗到則躡

履坐則勅厨賢子才大將充秋賦出門西笑霏霏蘭路
仇以二豎淚灑醫樹翁適來京庇其斂具或謂孝感或
謂慈恩真性兩契聿徵淳源西河失子半千有孫鸞騫
鳳翥遂大厥門香惹宮袍燄分綾餅視艸蓬池讀書蘭
省經術紛綸文章蔚炳天骨森尊欽其峻整嶠陝慕義
帝德誕敷奉使徧諭唐蒙相如口吐王制乘四傳車毗
俗烝烝

帝嘉用俞翁方含飴城東小築薑棧瓜疇梧堂竹閣夕
史朝經左圖右洛書撰癸辛窩名安樂故人佐郡吳城
之胡赤躡尺一將伯是呼弊樟擢秀疊阜憑廬石梁僊

館尙來遊乎于時弭楫沙稜波齒暮景沈峯衰顏照水
藥齋金膏醫羸石髓非龍非蛇災我處士袁惟景倩鄭
號小同麻衣纏纏鹿埵東籠黃腸題湊宅乎幽宮千里
匍匐庶幾慎終惟翁德厚飲如醇耐報不其身乃昌厥
後麗牲穹碑屬鼻琢鏤衿山帶川垂爾寶冑緇塵掘堞
風翳廣庭設位望哭薦闕芳馨浙河渺瀰吳根窈冥仿
招大小以告芻靈

代祭楊母徐太君文

嗚呼清湖水緩姑蔑城懸江花慘雨山月蕕烟鄰無春
相里罷社錢禮宗不再闡範誰傳維時使君方羈官舍
恤隱通商布濩洪化白衣急足城人驚詫繼聞號咷訃
音東下純孝肝摧心如聚灰勺不入口踊無剩哀設祭
想魂痛猶棄孩儼然骨立不知饑餒苦塊枝柱堊廬幽
窳爲無訾省坐風當雨朝昧辰堆夜譌衙鼓神藁形茹
面顰眉斧削牘芄蘭陳情上官以俟受代素壁挂冠括
髮徒跣踏谷超巒牽帷睇影用殺哀湍君有美政朗如
泉鏡井烟萬戶愛其淳勁君今失母衆母誰更傾壘罷

肆洵洵滿聽

天子上聞愍此悃懃期偕舜軌造飛堯文吏有子喪奈何奪情勉從民請以彰潔清匪惟主印又予虞殯雨濯衣鞞塵撲眉鬢古障蹄疾直沽槨潤迴望黃腸星奔電訊儲淚一升霑灑漆鐙便房風淒靈牀月侵壽萱萎榮慈竹失陰靜緬母儀不能奮興爰念惇子蚤背慈氏濕哭乾啼頰眉摘耳上索下求左坊右里卒歲含辛更無恩紀維時太母初嬪犀軒南都名族高士重孫愛日冬暖柔顏春溫煦嫗覆育不可殫論雅髻青梳麝煤紅篆畫荻教書咒桃麵面賜餌分甘縫袍折綫刀尺劬勞風

線雨翦高木莎城山舍佳晴牽絲玉轉轅谷金聲鳴儀烏哺颺炙芋羹三衢文會鞭策聰明子膺仙賞墨題璇榜彩選金門藤花一丈天網羅賢論居三上捧檄南行遂忘鞅掌花縣紅肥大車毳衣馬羊金粟絕其因依俗畱遺愛吏懾餘威三年報最績著循蜚旋荷 恩燾喜盈鶴貌別母東來分符坐嘯潔耻鮓封清餘棗料圓首芸芸待資啄菹自擁彤檐幾歷星蟾千里太末問安發愈老人動靜徵諸烏占健尙加飯笑溢口髯齊濱東嶠霜排雪界煮海鮫宮熬波蜃竈維師尙父構有洪造子領辜權牢盆屢効翟翬有燦耀于鴻案扶杖珠臯挽車

金岸鶴髮雙番松年比竿石乳砂牀紅泉玉炭云胡蒼
吳降割遽臻絳紗輟講玉白受辛逍遙媧石騰駕娥輪
揮手謝世返乎雲津嗚呼太母翁登霞首燭暗屏帷颺
梭簾牖豈無靈祀占星醮斗豈無上藥苓龜杞狗母兮
長辭恩洽鴻私廚婦淒靈椎奴縶縻宗姬承睫里母持
頤况隔齊越嬌兒哀師某等分有鄉情職參寮雅行悉
尤熊禮慙贈馬惻惻哀詞吳綾橫寫髣髴瑤軒視茲豐
學

金門蘇一女天臨縣寶齋王士林湖南
蘇而懷高木茂山合卦韻率慈王轉轉金鐘

